



談報恩

醒世將軍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所謂恩，就是恩惠，對我曾經有所惠予的人，便是恩人。對於恩人而常常懷有敬愛之心與報答之念者，乃是人之常情。但當未及報答，而恩人已經離我而去，或我已離恩人而逝之時，在心靈上便是一大負荷與一大遺憾，並且帶着這一負荷及遺憾向這人間含淚告別；尤其當我希望報恩，而此一恩人不能也不必給我一個報答的機會之時，或者不能報答其恩德於萬一之時，在個人的人格上總像有所愧色，或比他人的人格總像矮了一截。人在世上，人人都有各自的恩人，最低限度人總不能沒有父母，有父母，就有恩人，即使有人不曾有過親生父母的養育，但他不能沒有生身母親的懷胎之痛，與收留培育者的鞠養之情。例如自幼成長於孤兒院中的孤兒，他們不會見過母親，但不等於沒有母親，他們的母親沒有盡到撫養培育的責任，但却不能證明他們的母親不愛他們而不想盡此撫養的責任。最低限度，兒女的出生，乃是母親的一大犧牲。同時孤兒院中的孤兒們總不能沒有慈善家的資助，就能長大成人。但是，人生最大的恩人，則莫過於生養與培育了，所以人之受恩於人，往往是由父母而及於師長的。如果人之生長，人能够立足於社會之中，存在於天地之間，而不必受恩於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往往主張「百善孝為先」，人對父母之孝順敬養，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求其根源，無非是在飲水思源而不忘本的報恩而已。然而中國人又有一句諺語：

「水流下不流上」，因為父母之愛子女，乃是絕對也是無限的愛，而子女之孝敬父母，却不能盡其生命之終結以赴。如果死於父母之先，固不能盡其敬養的孝道，若死於父母之後，則父母已死，而自身已無從盡其終身以赴的孝養之道。所以子女之對父母，常抱一種情深似海，恩厚如天而又無以全然報答的悵然之心。所以詩經蓼莪篇要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事實上，人之生存行動於天地之間，無時無刻也沒有一處，不在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恩澤，不過那些恩澤已不為人們所能體察而已。例如我人生活於當今的世界之上與人類的社會之中，所有所用，能有能用，以及所能所有的一切見聞覺知，沒有一樣是自己本來就有的，我的身體，是來自我的父母，父母的身體，又來自父母的父母，往上直推，乃至推及無始以來的第一個人類的祖先；如以進化論的看法，人類的原始祖先，應該是單細胞生物——阿米巴。那麼我之能有今天的我，已經歷時不知多少萬年也經過不知多少父母的遺傳，才有我之出現；我的身體之最初，固然來自我的父母，以及無始以來無量無數父母的父母，但是我之成長立足這天地之間，直到死去的那一剎那為止，雖然未嘗脫離來自父母遺傳的根源，但却早已不是初出娘胎時的我了。因為我人的細胞組織，每在新成代謝，生生不已也在死死不已之中，據研究，我們人體的細

胞，每六七年便會全部絡繹地換新一次，所以我人的身體之由來，同屬於父母乃至原始的父母，却不即是父母肉體分割的繼續存在。正如今日我們利用電器，覺得方便靈活尤加快速，電波的速度與光波的速度相似，但是電波的速度之快，不即是電子跑得快，只是太空中擠滿了電子，若有一個電子被推動，其他的電子即被全部推動，所以電子推動電子，電的速度也就顯得快了，但是乙方感受的電波，雖源於甲方的動力，而跟甲方所發動的電波一樣，却不即是甲方所接觸的電波。又像中國北方有一種叫做拉洋片的戲法，把許多彩色畫片，用鏡框框起來，排成上下兩排，下排作一個個的暗箱，每一箱的中央留一小孔，按上一塊放大鏡片，讓小孩子們從小孔向裡看放大的畫片。畫片的兩頭，站着兩個人，一個人從這一頭的下排抽出一張畫片，插進上排去，另一個人則於同時從另一頭的上排抽出一張，送進下排去。但是這很明顯，這頭抽出的那張畫片，雖然由於另一頭推進了一張畫片，而使這一頭不能不抽出一張來，但是這一頭所抽出的那一張，絕不是另一頭推進的那一張，因為這一頭與另一頭之間，在時間與空間上，還有着若干張畫片的距離。以此可見，如果我們單有父母的遺傳，而不靠其他外緣的助長，人類的歷史便不可能成為事實，人類的生存，也將是個笑話！我們知道，我們的父母當其尚未成年或成熟的時候，是沒有生殖能力的，因其生殖的細胞——父性的精子與母性的卵子，還未成長或未成熟，所以生殖細胞的產生，要靠父母承受於祖父母的遺傳，但也要靠父母接收於自然界各種維生素的滋養；當父母好合，而母親受精懷孕之後，胎兒的護養，仍然需要外在的養料，母親吸收外界的養料，胎兒吸收母親的養料。所以我們的身體自從母親懷孕開始乃至是在母親懷孕之前的

人生

第十一卷
第五期

HUMAN LIFE MAGAZINE

觀音大士像



節中華佛教美術

清馬鴻衍墨繪

人生雜誌社發行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十日出版

促開亞洲佛教會議(一)



西藏抗暴領袖達賴喇嘛，脫險抵達印度，發表聲明：「說明他逃出西藏是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因為共匪企圖消滅佛教，禁止人民信仰佛教活動，干涉西藏政治，違反七條協訂諸言」。這一聲明，不唯粉碎了共匪各種宣傳，使自由世界及亞洲中立主義國家明白共匪的猖獗面目，且為團結亞洲所有佛教力量及反共人士有力的號召！今後達賴喇嘛行蹤，不問他居留在什麼地方，他是亞洲佛教堅決反抗共匪的象徵！

佛教發祥於亞洲，是東方精神文化的結晶，亞洲信奉佛教者，至少在五億人以上；它對安定亞洲永遠和平具有決定性影響。現在更以壯烈的行動，維護亞洲民族獨立，民主政治，信教自由而與邪惡奮鬥！實踐「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救人救世的大願！

亞洲主要的佛教國家，若日本、韓國、泰國、緬甸、錫蘭、印度、錫金、尼泊尔、馬來亞、越南、星島、菲律賓、高棉、寮國、香港等地佛教徒，都一致譴責共匪殘暴，迫害西藏佛教的罪行。因此西藏抗暴激起整個亞洲佛教公憤。我們認定支援西藏，是我們亞洲佛教徒本分事。我們要支援西藏，需要聯合亞洲佛教徒所有力量，不分種族，不分國籍，團結一致，實質支援西藏抗暴到底。同時，我們應該認清，西藏抗暴，不僅為西藏一地教胞生存和平，實為拯救整個亞洲各個民族，每個愛好和平，愛自由人士生存而奮鬥。今日我們如果不好作有效的集合亞洲佛教徒所有力量，支援西藏，消滅邪惡的主義，我們必需準備接受那惡者一切的宰割。

今日大陸、西藏，教胞所受的災難，明日都會臨到我們頭上！

我要正告國人，不要忽視佛教於亞洲潛在的力量。共匪統治大陸，殘殺了五千萬同胞，折散了三萬戶的家庭。亞非的國家，對共匪如此殘暴，毫無警覺，更談不到譴責！可是西藏抗暴發生後，國際政治的損害及中立主義倡導者尼黑魯，首先說「對西藏人民抗暴表示同情」。印度人民示威時，高喊「共無恥，吊死周恩來，孟買群眾連毛澤東像片都焚燬了。埃及、緬甸、錫蘭，都與共匪締結邦交，一致申斥共匪在西藏殘暴橫行。日本一向採取兩面外交政策，這次日本人民及日本佛教徒却極力反對共匪迫害西藏佛教，並號召亞洲佛教徒所有力量支援西藏抗暴。這些，都可以證明他們佛教觀念，高於民族、國家的觀念。『為人代會』，共匪雖揚言欲『血洗西藏』，但對達賴喇嘛始終不敢說『叛變』，反說是被叛徒『挾持』，並且還把達賴列為『叛人代會常務委員之一』，雖然顯出共匪無聊與無恥，於此可見共匪內心矛盾與痛苦。更證明共匪畏懼達賴所領導西藏佛教抗暴的力量，是不可能用武力消滅的！因此，西藏抗暴，不唯震撼了亞非中立國家的迷夢！並且震撼了整個自由世界。

西藏抗暴革命，迄今月餘，我們自由中國佛教界對支援西藏各種行動，雖說盡了相當責任，但我們認定還不夠積極，並沒有能自由中國佛教徒所有的智慧與實力充份發揮出來；各佛教的機構，始終在做表面敷衍的工作，實是佛教界最大的遺憾！我們認為支援西藏不獨需充份發揮自由中國佛教徒力量，並且需要運用各種關係聯合亞洲佛教徒所有智慧與實力，結成佛教反共的陣線，作實質支援西藏抗暴到底！在宣傳方面，我們認為不僅要對國內宣傳，並且要積極展開對東南亞佛教徒民族宣傳，東南亞佛教化民族的地區，佛教徒很少能閱讀我國的報紙，因此我們要對東南亞方面宣傳，必需利用佛教關係

擴大宣傳，因此，我們主張要讓代表東方文化身分的和尙，身披黃色袈裟到亞洲到世界各國去宣傳，揭穿共匪迫害佛教的罪行，必然會超過政治色彩宣傳的效果。因此，我們要求政府，在經濟、資料、各方面要協助佛教文化宣傳，爭取亞洲及世界佛教廣大的支援，團結佛教徒所有的力量！

我們認為目前需要做到的幾件工作：

- 一、請政府策動中國佛教會主辦一次亞洲佛教會議，邀請日本、韓國、越南、泰國、寮國、高棉、緬甸、印度、錫金、尼泊尔、錫蘭、馬來亞、菲律賓、香港、星島等佛教徒會議，每單位推代表二人，觀察員五人至七人。並邀請達賴喇嘛來參加，商討如何促進亞洲佛教聯繫及支援西藏問題。
 - 二、請政府策動組織佛教海外訪問團，分赴亞洲及世界各地訪問，交換西藏問題，增進我國與各國佛教友誼，再促進我國與國際間的關係。
 - 三、各國代表旅費自備，至我國會議期間，食宿費用，概由我國招待，（邀請約廿單位，每單位代表二人，計四十人）各國觀察員在外，國內各佛教團體及有關係方面代表總約十人，正式會議三日，然後參觀我國佛教各地名勝及社會工商、政軍各種進步事業，計約十日，兩週完畢，各國代表各返本國。
 - 四、會議所需經費，分請內政部、教育部、亞細亞會、僑委會、中央黨部、臺灣省政府，及佛教各團體補助。
- 我們懇切的希望國內各佛教團體，各佛教信眾，應全力支持亞洲佛教會議，於此時此地，我們能把這個會議開成功，不僅提高我國佛教於國際地位，且提高政府聲譽。對反共復國及西藏抗暴前途，亞洲永遠和平，都有絕大的貢獻。大陸雖淪陷，但我國佛教不論今日在臺灣，或將來大陸，都是亞洲佛教領導的中心，我們必需繼續保持這個光榮的地位。近十年來，在亞洲舉行過世界性佛教會議，先後四次，緬甸、尼泊尔、泰國、日本、都做過主人，提高各該國政府及佛教於國際地位。我們應把握這次西藏事件的機會，採取主動，召開亞洲佛教會議，領導亞洲佛教，從事反共運動。

勛大專學生學佛(二)

周宣德

本篇是周子慎居士應本刊特約而撰寫。他歷任大專學校教授多年，熱愛青年同學，故於本文從「佛學」說到「學佛」，情詞異常懇切！又其舉例中把改善社會風氣之責任付托在大專同學身上，及結論中以言教身教同時並重相勉，適符佛陀教人發菩提心主旨，諸同學必樂於接受並努力奉行也。 編者謹識



近日佛教界傳出一條比較突出而具權威性的新聞，那就是優秀青年協力發開了「老年人與婦女才學佛」的淡影，而射出了「大專學生研讀佛書」的光芒，寫下了前所未見的「心得報告」新頁！第一輯經由智公長老發心刊印專集了！這可說是在自由空氣環境下培育出來的奇葩，我們應一致慶幸，並寄予迫切的厚望！

我們知道「知識就是權力。」在人們求知的過程中，最初從小學畢業，考進初中的比率，已是很小；再由初中經過高中升入大專，就讀最高學府的學生，當然是時代的寵兒，也可算是近乎「上根利智」的人士！由於佛教義理深微奧妙，本來唯有上根利智者，才能趣入，領悟，實踐，以達於解脫聖德。因此我們對於他們能及早步入無限光明的覺路，自然感覺到非常興奮，更應表示嘉勉！

這本心得報告——輝煌實績的表顯，只是一個極良好的開端。同學們在國內萬千道友殷切期待下，對於「佛學」繼續涉獵群經，加以慎思明辨，相信是不難悟到最高深處；但於「學佛」——自利利他方面，尚望勇猛精進，並且即知即行！

面，尚望勇猛精進，並且即知即行！

學佛一般程序，不外持戒，習定與修慧，而在此進程中，個人固得其福利；然仍應推廣及於他人，共享大澈大悟，身心解脫的至樂。譬如當前社會風氣敗壞已極，追源究底，因素固多。且舉一例——就黃色刊物而論，其惡性傳播，禍及中下階層，形成情殺，亂倫，盜竊……實足妨害社會安寧。所以我們建議學佛同學應當以先覺地位向家人，朋友極力倡導「閱讀佛教刊物」運動，普遍改善人心，使黃色毒藥，根本消滅，這樣「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處處堵塞亂萌，根除惡因，社會風氣自能日趨改善！惟領導之責，應付托在學佛青年的兩肩，那是義不容辭的！

我們確認大專同學為父兄師長所愛護，弟妹友好所敬崇，一般民衆所重視，他們的一切表現——一言一行都對社會影響力最大！其能於此時研究佛學，增長智慧，發表寫作，宣揚教義，以「言教」促進社會人心的向上；同時開始實行學佛，積久養成模範品德，以「身教」感化社會，使家國康樂，世界和平，那便是我們對於他們的期望而願與携手合作的目標！

第十一卷·第五期

目錄

封面：觀音大士像清馬鴻衍墨繪	2
促開亞洲佛教會議	3
勛大專學生學佛	4
亞洲佛教反共十字軍	6
談禪	9
我對佛教的看法	10
談報恩	11
高僧與青年哲學修養	13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17
從「缺陷」憂患	19
中得來的鼓勵	20
兜率陀天是淨土	21
亦吉祥亦最殊勝	22
改良經懺佛事的管見	23
給小朋友的信	24
晚	25
碧海無垠念及親	26
刀斬不死的和尚	27
國外來函	28
我的假期生活	29
國內外佛教新聞	30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教制改進，弘揚佛法之文，著，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政評，私入，譏諷漫罵以及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登。
- 四、來稿請用稿紙，寫清楚，並加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稿名聽便。

亞洲佛教反共十字軍

·東初·



西藏爆發抗暴革命，激起舉世佛教徒的公憤，並贏得自由世界普遍的同情。亞洲所有佛教國家若日本、韓國、錫蘭、泰國、緬甸、高棉、星馬、菲律賓、香港等地佛教徒一致譴責共匪殘暴。特別是一向採取中立主義而與共匪結有邦交的錫蘭，其佛教徒反共情緒尤為極烈，錫蘭佛教徒要求該國總理班達尼克氏與中共斷絕外交關係，並取銷錫蘭貿易協定，（每年五萬噸生膠運交中共區，已被佛教徒勒令停止運輸。）要求在聯合國及亞非會議，提出中共迫害西藏佛教的問題，並設法促成一次世界佛教徒會議，以討論西藏問題。並分函泰、緬、柬、越等國佛教會支持西藏。

緬甸、仰光、瓦城先後結合五萬佛教徒遊行示威，抗議共匪迫害西藏佛教，並電達賴喇嘛至緬甸定居，前總理宇奴會發函邀請。泰國政府及佛教青年協會，先後發表支持西藏聲明。並呼籲泰國及其他國家佛教徒為西藏人民聯合祈禱。日本五十個佛教團體，號召日本所有佛教徒及亞洲所有佛教徒對西藏予以援助；並組織代表團赴印慰問達賴喇嘛。越南、星馬、菲律賓、香港等地佛教徒先後發動支援西藏抗暴運動。自由中國佛教界全體動員展開全國佛教徒赴亞洲各地訪問，促成亞洲佛教徒大團結，締結亞洲佛教反共陣線，並赴印慰問達賴大師。

其次羅馬天主教，全美基督教會，國內的回教、基督教，對西藏佛教徒抗暴紛發表譴責共匪殘暴，極力支援西藏抗暴。因此西藏佛教抗暴，不

僅展開為亞洲佛教對共產主義的聖戰，可能演成世界所有宗教徒與反神論，迫害宗教的魔王的宣戰！構成一個宗教反共新十字軍運動！

英蘇爭奪西藏的野心

西藏是世界的屋脊，希馬拉雅山是西藏與印度的分界嶺，因此，西藏與印度不獨在地理上毗鄰，而在宗教文化上有其傳統悠遠的關係，印度與西藏人民的友誼更為密切，英人統治印度後，便積極想向西藏發展，一八七六年中英煙草條約，英人取得入藏探訪的權利。在英人伸入西藏的同時，俄國也就處心積慮的想插入西藏。英俄明爭暗鬥都有取得西藏的野心。列寧曾有露骨的話：「到歐洲最近的道路是經過北京到加爾各答」，這無疑的是要經過西藏。這次共軍打入西藏，直接給印度的威脅最大，這是蘇俄假借中共手，以遂半世紀來佔領西藏的野心。西藏人民一旦屈服，中共可利用西藏的作到加爾各答的跳板，並且可和尼泊爾、不丹、錫金、克什米爾、拉達克等發生關係，分別滲透、誘惑、煽動、分化、爭取。至此，照列寧所說：到加爾各答路程已完百分之九十九，印度又怎能高枕呢？共匪已計劃在西藏建築二十四個飛彈基地，動員二十五萬奴工，該基地成功後，不特印度受威脅，自由世界受威脅更大。印度也許已洞澈國際共產主義的用心，所以印度人民在援藏示威中，「高呼中共無恥，和吊死周恩來，孟買民眾並把毛澤東照片都燒了，民情憤怒到達極頂。共匪在拉薩發動反印示威把印度三色旗及尼黑魯魯肖像燒了。中共與印度經過這次西藏事件，已受到致命打擊。

達賴在印度獲得政治庇護，發表澤普聲明，指斥共匪迫害佛教及禁止藏人宗教活動的罪行，說明他離藏赴印是出於自己自由的意志，揭破共匪說他是被「劫持」的謊言。這一聲明發表，不特使中立主義的幻想根本消滅，五年來，「和平共存五原則」，誘惑中東和南亞自由國家墮入中立主義的圈套。有此一聲明，可使亞非中立國家明白共匪政治詐術，現在兩亞佛化國家已對尼黑魯魯共外交態度表示不滿；促使印度對共匪有一新的認識。中共已明白表示：「如果印度支持西藏自治要求，則中共將支持印度一個邦或印度一個少數民族要求自治一節感到興趣」。這無疑給印度一個以牙還牙的警告！印度與尼泊爾已商討加強邊防以示對策。

「和平共存五原則」，的確曾在亞非發生誘惑中立作用，伊拉克及西藏是共產黨一項想立即在亞洲奪取兩個不同地區的苦心陰謀。使亞非中立主義的國家頓時明白共黨政治上的詐術。西藏與伊拉克的事件，不啻重新喚起亞非中立國家的覺醒，西藏佛教徒抗暴，使佛教光芒萬丈；使世人重新認識佛教潛在亞洲各國民心上力量。

達賴為安定西藏的柱石

達賴為西藏政教的領袖，是安定西藏的柱石，西藏人失去了達賴，等於失去了靈魂一樣，西藏人對達賴的信心，是亘古亘今，太陽可變為冷，其對達賴的信心不可轉移。這是任何國家元首沒有能像達賴獲得藏胞忠誠勇敢無畏的擁戴！

在元代西藏出世了一位佛教中興人物，名曰宗喀巴，因著黃瓶，尊為黃教領袖。它有兩個弟子，一為達賴，一為班禪，前者為政教領袖，居於前藏，後者為教之領袖，居於後藏，二者互為師兄弟。達賴轉世，始於明代，迄今僅十四世。今之二十四歲達賴活佛，即屬十四世，於民國二十四年轉世於青海，二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在拉薩舉行坐床大典，我政府曾派大員參加典禮。其歷次轉世年月地點，開列於次：

輩教 名字

- 一、根登珠巴即羅倫嘉穆錯
- 二、根登嘉穆錯
- 三、銷明嘉穆錯
- 四、榮丹嘉穆錯
- 五、阿旺羅布嘉穆錯
- 六、羅布藏仁青策嘉穆錯
- 七、羅布藏瑪爾桑嘉穆錯
- 八、羅布隆白嘉穆錯
- 九、阿旺隆安嘉穆錯
- 十、阿旺羅布藏隆丹增楚稱嘉穆錯
- 十一、阿旺改桑丹卓密凱珠嘉穆錯
- 十二、阿旺羅布丹具甲參稱嘉穆錯
- 十三、阿旺羅布藏塔克勤嘉穆錯
- 十四、拉木登珠

這是達賴十四世來轉世的紀錄。西藏政治組織，在達賴下設有四個「堪布」，分掌宮中大樞，其權力之大，殆為任何國家元首所不及。其政治、教育、法律、經濟、都操於寺廟，以佛教代表政治、教育。從文化上說：西藏文化並不落後，特別是佛教文化極為發達，三輪、因明學，以及密教發揚，殆為亞洲佛教最高峰，可說真正佛教，還在西藏。在西藏要獲得佛學權威的尊號，沒有二十年三十年的專究，並且還要經過數萬佛學專家辯論認可，尚可獲得「格什」尊號，（等於佛學博士），絕不像國內懂得一經一論，或能寫幾篇佛學論文，不問頭髮剃了一年二年，統統稱為法師，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今後達賴的行蹤

佛教在亞洲，猶如基督教在歐洲。以中國而言，漢、滿、蒙、回、藏、五族除回族外，其餘信仰佛教的居多數，特別蒙藏兩族，是佛化的民族。故佛教與蒙藏民族關係極為重要。捨去了佛教，就無法安定蒙藏民族，亦非過言。所以，西藏抗暴發生後，激起整個漢蒙藏民族的公憤，堅決抗暴。達賴一行抵達印度，獲得印度政治庇護，發表

轉世年月

- 明洪武廿四年
明成化十二年
明嘉靖二十二年
明萬曆十七年
明萬曆四十五年
清康熙廿二年
清康熙四十七年
清乾隆廿三年
清嘉慶十年
清嘉慶廿一年
清道光十年
清咸豐六年
清光緒二年
民國廿四年

轉世地點

- 後藏霞堆地方
後藏札朗地方
前藏堆噶地方
蒙古
瓊結地方
捫地松度地方
裏唐地方
後藏拖結熱拉崗
康巴盤曲科
裏唐仲尋
噶達地方
沃下壩卓地方
布達甲擦
青海塔爾寺附近

澤普聲明，但達賴今後行蹤，能否繼續表達西藏反抗暴的意志。首要看印度外交政策能否改變，假使印度依然採取媚共或長共中立主義的幻想，則達賴一行在印度不可能作政治上的活動，甚至根本不可能離開印度。更談不到來臺灣，或赴歐美，成為變像的「想持」，只有永遠留在印度靜修。然給西藏抗暴的前途，不特沒有絲毫的影響，反使西藏人民永遠不屈服的心念，更加堅強。最近發展，西藏抗暴，青海的漢、藏，回不分宗教種族，一致起義堅決抗暴，西北已波及甘肅、西南已渡過金沙江，向四川和雲南伸展，西藏境內，反共義士與拉薩東南康巴族匯合，因此，西藏抗暴的前途，不問達賴留居何處，其對西藏人民抗暴影響是一樣的。現在邊疆漢回反共鬥士已與藏胞結合一起。邊疆民族各有其傳統習慣及固有宗教信仰。一九五一年起共匪開始赤化邊疆民族，積極消滅邊疆民族固有宗教信仰及民族的習俗，青海回教，西藏佛教，先後發生抗暴革命，這證明共匪欲消滅大陸最後一塊宗教的據點。西藏抗暴前途發展，固然需要亞洲各佛教有力的聲援，但重點還在能集合大西北西南漢、蒙、回、藏反共鬥士一致行動。同時，達賴澤普聲明後

西藏問題的核心

亞洲各國佛教所表示強力反共的壓力，已使尼黑魯外交政策在轉變中。今後達賴不僅為邊疆民族反共的中心，且將成為亞洲佛教徒反共團結力量的中心及自由人民反共的象徵。

我們首先要認清的，今日西藏抗暴運動，絕不是如共匪所說：這是漢藏的戰爭，是中國內政問題。漢藏兩大民族，自唐迄今，始終融洽無間。我國文化博大精深，任何地區，任何民族，都有自主選擇他的民族信仰，從來未加以阻礙，漢人住於西藏地區極少，而藏人散居川、康、雲、青、蒙古等省。北伐成功後，五族共和政體，極為邊疆民族歡迎，政府對西藏人民傳統信仰及習慣，又極尊重。西藏亦未對祖國有什麼要求。所以共軍開入西藏，絕不能說是中國人收復西藏，這是國際共產黨侵入西藏，等於蘇俄佔據東歐波蘭一樣。

我要正告國人，我們絕不能讓西藏抗暴運動失敗。西藏是我們的，是大陸反共革命一部份，我們絕不能接受某些國家阻止，「叫我們不要介入西藏事件，甚至不要軍用物資接濟西藏」，這是兩岸親火，自私自利的觀念，我們要堅決的反對。同時，我們要嚴防尼黑魯出賣達賴的事件，儘管共匪加強陸空威力，要想消滅佛教抗暴的力量，絕不可能的，佛教已浸入藏胞的血液，其頭可斷，身可毀，其對佛教信仰不可滅。西藏抗暴戰事，必是長期的奮鬥；目前我們必須做到的：

一、要運用外交關係，促請美國、日本、泰國、忠告印度總理尼黑魯，要切實保護達賴喇嘛安全與自由，不要出賣達賴喇嘛。

二、請政府策勵佛教團體，促開一次亞洲佛教會議，商討組織佛教反共十字軍，實際支援西藏，並使各國佛教徒影響他們本國政府反共政策，如錫蘭、緬甸等。

三、組織佛教訪問團赴印度慰問達賴喇嘛，迎請其來臺灣定居。假使達賴被印度掣持的話，則我們必需聯合亞洲佛教國家共同籲請聯合國議達賴喇嘛，到其他國家去定居。

談禪

師大教授 巴壺天

禪宗(註一)是我國佛教裏一個革新派，稱為教(其他各宗)外別傳，它的宗旨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相傳禪宗的始祖是達摩，他東來我國(六世紀時)後，住了五十多年，用楞伽經作教典。傳至五祖弘忍，有兩個大弟子，一是神秀，一是慧能。一天，弘忍為決定他的衣法繼承人，令弟子們呈驗悟境，神秀作偈云：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壇經)

這首詩偈雖好，但它所表現的境界是：只在修行途中，尚未見性。後來慧能亦作一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壇經)

弘忍看他這首詩偈，知已徹悟心源，便叫他夜間入室，為他說金剛經，並將衣法傳給他，於是慧能嗣為六祖。因此有人說：「禪宗原來是宗奉楞伽經的，後來改為宗奉金剛經。」又有人說：「六祖壇經大半是假的。」其實禪宗既是不立文字，這些問題就無關宏旨了(參看本文甲)(二)實行解不貴知解(一節)慧能的大弟子，有懷讓，行思與神會，神會這系法嗣，數傳即絕；而懷讓與行思兩系，法嗣特盛。後來分成臨濟、潯仰、曹洞、雲門、法眼、五宗、臨濟一宗，後又分成楊岐、黃龍兩派。(註二)這五宗七派形成後，綿延很久，影響很大。(尤其臨濟曹洞兩宗)他們的門庭施設(接引方法)，雖然花樣繁多(註三)，但是「佛法無多子」，(臨濟語錄)從根本的思想及接引方法的原則說來，他們大致是相同的。

甲、根本的思想

重觀拜佛的，(尤其是淨土宗)禪宗却不然，不惟不重視拜佛，有時甚至呵佛罵祖，如德山鑑誦達摩是老臊胡，釋迦是乾屎橛(五燈會元)雲門偈要一棒將佛打殺與狗子吃，(雲門語錄)雲巖頭要喚祖師來替他洗腳，(碧巖集)這些佛祖有什麼過？洛浦安會答僧問說：

「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五燈會元)

有佛祖的偶像在，多少人被他們惑住了，就迷失了自己回家的路，却不知「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趙州語錄)人自己皆有佛性，(亦稱自性，真心，異名甚多)

(註四)與衆生同體，本來光明，清淨無染，只因無始劫來，被無明(盲目的意欲)覆蓋着，被塵勞牽轉着，墮入對立界中去，於無限中認取有限，於平等中妄立差別，不能見出本來的光明與清淨，本來的無限與平等。

慧朗禪師問石頭希遷和尚：「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

頭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曰：「慧朗爲什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五燈會元)

「自家屋裏物不肯信，只管向外覓。」(臨濟語錄)那麼，自家屋裏物也就雖有若無了。「食看天上月，失却掌中珠，這般人太堪憐愍了。」

南嶽慧思說：「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傳燈錄)但能辦個肯心，反求諸己，不向外覓，一日見着自己的本有寶藏(佛性)，一切受用，無不具足。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偶

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某尼詩，見鶴林卡露)

(二)實行解不貴知解，禪宗既不重視拜佛，自亦不重視看經。德山鑑誦說：「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是拭瘡疣紙。」(五燈會元)夾山會說：「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不着更好。」(五燈會元)這是爲什麼呢？因爲見性是一種解脫境界，須人親自體驗，不是知識的研究。解脫境界不在經典文字裏，經典文字至多不過是解脫境界的摹擬，不是解脫境界的本身，譬如遊草山，佛祖都是遊過草山的人，他們經典，好比草山遊記。無論遊記寫得如何真實，總不是草山的真面目。我們單看遊記，不能算是了解草山，所以禪宗不教人看遊記，只教人親自去草山。

古靈神贊禪師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一日在窗下看經，鋒子投窗紙求出，師觀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傳燈錄)

白雲端禪師作蠅子透窗偈云：「爲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滿。」(林間錄)

這皆是說向故紙裏鑽，是沒有出路的，必須別尋途徑，怎樣別尋途徑呢？

趙州從諗禪師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或七八卷，或十卷。」師曰：「閑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日看多少？」師曰：「老僧每日只看一字。」(五燈會元)

只看一字，不是看經上的死字，是看他本來的面目，他的本來光明清淨的「性」。同時宗門中有參趙州一個無字法門，也是見性的一種途徑。(見宛陵錄，無門關)現在且引無門關的一段話：

「……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通身起個疑團，參個無字，晝夜提撕，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如吞了熱鐵丸相似，吐也吐不出，瀉盡從前惡知惡覺，久久純熟，自然打成一片，如啞

子作夢，只許自知。」

惡知惡覺蕩盡了，光明清淨的自性就會豁然地呈露出來。

「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郁山主語，見御選語錄）

這時主觀融歸客觀，有限融歸無限，差別融歸平等，能所兩忘，物我一體，但是前念離鏡即菩提，後念著境仍煩惱。（反用壇經六祖語意）頓悟自性以後，還須向事境上去磨練，時時回光反照，善自保任，莫讓他隨境轉，直至工夫純熟，雖在一切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

（三）貴出聖不貴住聖，以上說的，都是超凡入聖邊事；但是入了聖的人是不該住在聖裏的，因為入聖只是一個階段，一個過程，不是終點。

黃藥希運禪師，游天臺，逢一僧，與言笑，如舊相識，乃偕行。歸到水邊，師捐筇杖而止。僧寒衣踏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這自了漢，吾早知，當祈汝腰。」僧歎曰：「真大乘法器。」（五燈會元）

有了渡水能力，只管自渡，不去渡人，這不過是個自了漢。徹底見性的人，他已知衆生與他自己

同體，好比耳目手足間的相互關係，他不能坐視衆生沉淪在苦海裏，不加援救，所以必須出聖入凡，接物度生。這時他「入色界不被色惑，入聲界不被聲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觸界不被觸惑，入法界不被法惑。」（臨濟語錄）雖入凡已與先前在凡情形不同。最初凡夫在凡是因惑（迷），後來從凡入聖是因智（悟）。

在凡	因惑（迷）	物	轉
入聖	因智（悟）	不被物轉	轉
墮凡	因（慈）悲	轉	物

現在從聖墮凡是因悲。迷時被物轉，悟時不被物轉，悲時轉却物。舉一個譬喻，迷時在凡，好比溺者入水，悟後悲時入凡，好比援溺者入水，他已入水不溺，才能從水救人，這種從凡入聖與從聖入凡的順序，頗似具有黑格爾辯證法的意義。但是從凡入聖與從聖入凡，猶有凡與聖的對立。尚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攝用歸體，回至究竟涅槃境界；這時凡聖同泯，不見有佛可成，也不見有衆生可度。

乙、接引方法的原則（以下（一）（二）說的不用死句與補藥，是原則上不用，並非絕對沒有人用。）

（一）用活句不用死句，禪師們在任何時間，與任何場合裏，都以這件事（見性）為念；他們接人，也只是「頻呼小玉緣何事，為要檀郎識得聲」一樣地要人識得這個自性，但如實說來，自性是絕對的，是不可感覺不可思議的，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南泉語，見五燈會元）說似一物即不中。（懷讓語錄）神會把它說破（叫它本源性），便被六祖呵為知解宗徒，（壇經）因此禪師們對於這不能說的，常以不說為說，必不得已要說的時候，就從日常生活中，藉任何當前可感覺的具體事物，來象徵或影射這不可感覺與不可思議的自性。無論他們是近取諸身（如舉拳、彈指、叉手、垂足等），或是遠取諸物（如拈杖、豎拂、斫柴、挑水、遊山等），表面上說的是有關這類事物的話，骨子裏却是另有所指。「鶻鵠樹頭啼，意在麻倉裏」，這類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話，就叫做活句。（注五）但是在門外漢聽來，活句却往往被誤解為死句。（潭柘亭云：書記（指萬松秀）若會，死句也是活句；若不會，活句也是死句，見從容錄）

洞山守初禪師，初參雲門，問曰：「近離甚處？」山云：「湖兩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御選語錄）

宗門中常稱凡為這邊，聖為那邊；（如南泉云：直向那邊會了，再來這邊行履。見古尊宿語錄）從凡入聖是去那邊，從聖入凡是來這邊。雲門問的「甚麼」，「彼中」，並非真的要問他從那個地方的廟裏來，却是藉此考驗他會不會那邊事（聖境）。誰知洞山不會，遂只作尋常問話應答，所以雲門罵他是飯袋子。若是會家相逢，一問一答，句裏是機，那就如函蓋相合，箭鋒相拄了。

第十一卷四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一、讀者捐助	一、八〇〇.〇〇
一、訂售刊費	一、一八二.〇〇
共收	二、九八二.〇〇
支出部份	
一、印刷費	一、四〇〇.〇〇
一、配紙費	一、七五〇.〇〇
一、封套費	一、八〇〇.〇〇
一、編校費	二、五〇〇.〇〇
一、郵資雜費	三、五三三.〇〇
一、上期透支	三、〇六九.九六
共支	七、〇〇二.九六

透支 四、〇二〇.九六

茲承

- 一、董事周淨逸、馬紹謙、黃林甘各捐助貳百元
- 二、讀者劉董蓮琴、李本慈各捐壹百元，菲律賓信願寺柯玉鳳女士各助港幣壹百元。

鳴謝

人生雜誌社 啓

本刊代收支援藏胞捐款

會性參拾元、林培華參拾元、謝鏡清拾元。

長沙景岑招賢禪師一日遊山歸，首座云：「和尚甚麼去來？」岑云：「遊山來。」

座云：「到甚麼處？」岑云：「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五燈會元云：「長沙岑不知長沙岑是遊山，却要問他到甚麼處來，長沙岑聞他舉著便知落處，就答道：『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原來宗門中常說入凡是落草，入聖是上孤峰，長沙岑的答話，是說先從凡入聖，却不住在聖位裏，回到凡裏來。這種言句，既不違世諦，亦不離佛法，語意雙關，何等靈活！以上說的是單用言語接人，此外還有用峻烈的動作配合著，截斷人家情思，使他當下直悟自性。」

百丈懷海禪師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群野鴨子飛過，祖云：「是什麼？」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鼻痛失聲，祖云：「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大悟。（指月錄）

百丈兩度答話，都是跟著外境（野鴨子）轉，馬祖要他直下體認自性並沒有飛去，遂扭著百丈的鼻頭，於是百丈鼻痛失聲：就在這個當兒，自己的主觀和客觀（野鴨子）的對立被破壞了，而躍入主客不分的絕對境界裏去。

（二）用瀉藥不用補藥，禪師接人，不是給人家添些什麼，只是把人家的什麼都扔了去。譬如治病，他只是用瀉藥，不用補藥，玉琳瑠說：「我有一方濟世，大黃八兩，水二碗，濃煎頓服。」又說：「再加四兩。」又說：「渣再煎。」（指黑豆集）

但一般學人是患些什麼病呢？「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乃學者大病。」（風穴語，見人天眼目）

所以圓悟勸說：「在孤峰（聖）者救令人荒草（凡）；落荒草者救令處孤峰。」（碧巖集）

這是說：滯凡情的，用「聖」藥給他吃，把他的凡情瀉却；墮聖解的，用「凡」藥給他吃，把他的聖解瀉却。但除凡情是一層，除聖解又是一層，轉入轉深。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請師指示。」州曰：「吃了粥也未？」僧曰：「吃了也。」州曰：「洗鉢盂去。」（指月錄）

趙州問僧吃了粥也未，是問他悟了也未；僧答吃了，是說已悟（聖解），趙州教他洗鉢盂去是令他除悟。（見天童頌古直註。按粥有粘性，趙州洗鉢盂話，亦是教他解粘，參看五燈會元黃龍誨機教撥公案）這是教人不住一（聖）邊。

船子德誠禪師獨夾山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指月錄）

船子誠首句話叫夾山不要住有，但又怕他執空，所以次句叫他亦不要住空，這是教人不住二邊。空室道人智通，政和間居金陵，曾設浴，揭榜於門曰：「……盡道水能洗垢，誰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五燈會元）

盡道水能洗垢句，說垢是穢，水是淨，教人捨穢，但穢捨了，又怕人取淨，所以次句說淨（聖解）亦是穢，也須捨却；末兩句則更教人連「穢淨俱捨」也須捨却。這是教人不住二邊，亦不住中間。禪師們替人家治病，不獨常用玄妙的象徵的言句，也常用奇特的象徵的舉動，有激發的，有割指的，有打破鍋子的，有用袖拂去圓相的，有用鐵頭打蚯蚓的，不一而足。

現在且舉打蚓一事，稍加說明：

勝光護斷一條蚯蚓，向子湖神師云：「某甲今日饒斷一條蚯蚓，兩頭俱動，未知性命在那頭？」師提鐵頭向蚯蚓左頭打一下，右頭打一下，中心空處打一下，擲却鐵頭便歸。（古尊宿語錄）

勝光問子湖蚯蚓的性命在那頭，猶有邊見存在，子湖用象徵的舉動暗示他，兩頭和中間都應除却，由此可知禪師們這類言動，不外玉琳瑠說的，大黃八兩，不夠，再加四兩；再不夠，煎藥渣，總教人家吃了再吃，瀉了再瀉，直至一切海盡為止。最後我聲明的是：禪宜默不宜說，說得越多，去禪越遠，現在我該「將嘴掛在壁上」，（德山謬語）去學須菩提向巖中宴坐了。

須菩提尊者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尊者曰：「汝云何讚歎？」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密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碧巖集）

可是進一步說，禪非語言亦非默，它是聖凡同測的。就連「於般若未曾說一字」的須菩提尊者，也是去禪尚遠。不見雲巖禪師這般公案麼？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即須菩提）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雲巖語錄）

注（一）楞伽分禪為四種：（一）愚癡凡夫所行禪，（二）觀察義禪，（三）攀緣真如禪，（四）諸如來禪。又禪源諸詮集都序分五種：（一）外道禪，（二）凡夫禪，（三）小乘禪，（四）大乘禪，（五）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即達摩門下所傳者）。並云：「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臺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摩所傳者，頓同佛禮，迥異諸門。」可見一般禪（外道禪非佛教禪除外），皆依教修心，獨禪宗為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第禪宗後又有如來禪與祖師禪之別，出自香嚴、仰山問答，香嚴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立錫之地，今年雖也無。」仰山云：「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香嚴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云：「且喜師弟會祖師禪也。」（見五燈會元）蓋以為如來禪仍落功勳漸次，祖師禪乃頓悟直入者也。又按天童覺舉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覺云：「世尊說如來禪，法眼說祖師禪。」（見宏智禪師廣錄）心證錄亦云：「香嚴於內裏已經透過，仰山疑他不能於

日用動爲中相應，則墮於無爲，豈可即許之也。」

是如來禪與祖師禪之分又別有在矣。

(注二) 六祖以下主要法系圖

荷澤神會—磁州智如—荊南惟忠(一名南印)—遂州道圓—圭峰宗密(後爲華嚴宗五祖)
曹溪慧能—青原行思—石頭希遷—藥山惟儼—雲巖曇晟—洞山良价—曹洞宗
天皇道悟—龍潭崇信—德山宣鑒—雪峰義存—雲門文偃—雲門宗

南嶽懷讓—馬祖道一—百丈懷海—黃蘗希運—臨濟義玄—玄沙師備—羅漢桂琛—法眼文益—法眼宗
興化存獎—兩院慧願—風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陽善昭—慈明楚圓—楊岐方會—楊岐派
黃龍慧南—黃龍派

(注三) 見人天眼目、指月錄、五家參詳要略、五宗原、五家宗旨要、智證傳、宗門玄鑑圖、重編曹洞五位顯訣、寶鏡三昧本義、寶鏡三昧原宗辨謬說、洞上古轍等書。

(注四) 真心直說內真心與名篇云：「……菩薩戒經呼爲『心地』，發生萬善故；般若經呼爲『菩提』，契覺爲體故；又呼爲『涅槃』，衆聖所歸故；華嚴經立爲『法界』，交徹融攝故；金剛經號爲『如來』，無所從來故；金光明號曰：『如如』，真常不變故；淨名經號曰『法身』，報化依止故；起信論名曰『真如』，不生不滅故；涅槃經呼爲『佛性』，三身本體故；圓覺經中名曰『總持』，流出功德故；勝鬘經號曰『如來藏』，隱覆含攝故；了義經名爲『圓覺』，破暗獨照故；一法千名，應緣立號，備在衆經，不能具引。祖師門下，杜絕名言。

，應感隨機，其名亦衆：有時呼爲『自己』，衆生本性故；有時名爲『正恨』，鑑諸有相故；有時號曰『妙心』，虛靈寂照故；有時名曰『主人翁』，從來荷負故；有時呼爲『無底鉢』，隨處生泥故；有時喚作『沒弦琴』，領出今時故；有時號曰『無盡燈』，照破迷情故；有時名曰『無根樹』，根蒂堅牢故；有時呼爲『吹毛劍』，截斷塵根故；有時喚作『無爲國』，海宴河清故；有時號曰『牟尼珠』，濟益貧窮故；有時名曰『無端鎖』，關閉六情故；乃至名『泥牛』、『木馬』、『心源』、『心鏡』、『心月』、『心珠』，種種異名，不可具錄。

(注五) 洞山守初禪師云：「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見五燈會元)所謂語中無語，豈即不落言筌之意。

我對佛教的看法

臺大四年級 王尚義

——四十八年四月八日在臺北市佛誕慶祝大會講

今天我能參加這個盛典，並且和各位同道相聚在一起，我內心感到無限高興。我現在站在後學的

立場，講一點我對於佛教的看法！當我們談到佛教的時候，我覺得有兩種基本精

神，是要首先抓住的。一種是佛教的出世精神，一種是佛教的入世精神。所謂出世精神，就是佛教作爲一種宗教，它替我們指出了一條真實確切的解脫之道，使我們能從慾望與生命交織的羅網裡，從迷流不住如夢如幻的生死的苦海中，根本解脫出來。解脫的方法，便是背塵合覺，達到自明，自強，自主的真理之建立。這種真理就是法性，卷之則退藏於密，放之則彌六合，圓融俱足，恬淡清明的，若有此真我，一方面可了生死於當下，一方面可化苦樂於無形，由是，則無往而不自得，無往而不自得，解一切慾的執着，脫一切苦的羈絆，自安自在，正是進入人生幸福的最高境界！

另一種精神，便是佛教的入世精神，一般人都誤解佛教是消極出世的，我現在願意告訴各位，若佛教真是消極出世的，則佛陀於成就無上正覺後，儘可拂袖而去，還居常寂光中，爲何他還要說法佈施，廣渡衆生呢？我們知道宗教既是人類心靈自發的普遍要求，那麼它對現實人生及一切與生死苦樂相關的人文世界便負有無限之責任，這種責任由佛家語來說，便是『上求菩提，下化衆生』的真理。佛教最後的目的，固然是要普渡衆生到解脫的境地。但是面對人慾橫流，道德普遍低落，邪知邪見猖獗的現社會中，我們却更需要佛教因果的真理，慈悲喜捨的精神，來作淨化人心，挽救社會的一貼清涼的滋補劑。

由此看來，佛教對於個人的作用，能使我們的精神得到昇華，能使我們的生命得到永恆的安頓。佛教對於人群的作用，便是由宗教精神的發揚，而促成國家，社會的安樂和富強。其實嚴格說來，所謂出世和入世精神實際上是一體二用，不可分割的。一個人在心性上愈發露出光明，便愈感到他對世界人類應負的責任，因此，我們虔誠的希望快把佛教廣播傳揚，普及大眾，必能給人們帶來至高無上的幸福。這一崇高的希望，當要靠我們大家來努力開奮，精進不懈！

數年代，就已接受了他們的恩惠——是連根於父母的恩惠。父母接受祖父母乃至列祖列宗的恩惠，我的父母祖父母乃至我的列祖列宗，又接受其各個時代環境之中自然界與人生界的恩惠，我便接受了父母的恩惠。這樣層層相加，級級相疊，到我之時，豈不是集恩惠之大成，而存在於深過於海厚逾於天的恩惠之中了。到了我這一代，我又繼續接受外界的恩惠。例如我之能够生長，能够讀書，能够學佛，能寫文章，能够……我就不能不想起我的父母、親戚、兄弟、姊妹、師長、同學、朋友，以及我所經過的團體、環境、時代，所曾給予我的培育、愛護、鼓勵、勸慰、督促、教訓、乃至刺激、侮辱、壓迫、打擊、毀謗等等——對於一個力求上進的人，鼓舞獎勵，固然有益，即使種種的打擊，也將越能激發他的上進，所以孔子說人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也有困而知之者，在佛教則主張有隨順增上緣與逆增上緣的兩種助力。大心菩薩之化度眾生，通常皆以悲愍再以智度，觀各眾生根性及其時機因緣的不同，而用種種權巧方便，度脫一切眾生，故其有用隨順增上的鼓舞與獎勵，也有用逆增上的種種打擊來激發。並因人們的情緒，每皆有所不穩定的習性，所以同為對於一個人，在不同的環境與不同的時間，菩薩也可隨機應化，利用不同的身份與不同的態度來救度眾生，眾生無量無數，發了大心的菩薩，也可能有無量無數。所以我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到處都會遇到菩薩而不自知，正如理學家王陽明所說的「滿街都是聖人」，我們雖不能確定人人都是救度我的菩薩，但也無庸斷定那一個不是菩薩而是魔鬼。故我們只有往好處着想，並往好處走去，也把所有的人當成我的恩人看待，因為我的成就，都跟他們有關。同時只要我能存心為善而發心向上，即使是魔鬼的誘惑與障礙，也可使其變成通向成佛之道的嚮導。所以常精進菩薩逢人即拜，並且口稱：「我不敢輕視你們，你們都將成

佛」。這是值得我們所效法的。

我在世上，我因飲食才能維持我現有這一肉體的生命；我因衣著居住與醫藥設備，才能確保我生命的安全；我因自然科學的發明與努力，才有文明時代各種機械奴隸的享受（如水電交通及日常用品等的供應）；我因人類智慧所產生的歷史文化——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的出現，才能求得精神的安頓和人格的上昇；我因國際與國家的法律制度，才能獲得生存活動的自由權利（這一點目前為止，尚未能如理想）。那麼試想：一碗米飯或一餐麵食之能到達我的嘴邊，該要經過多少過程與多少時間的發明、播種、耕作、施肥、收割、運輸以及食物的加工等等，所謂吃了果子不能忘了樹，在我們進食的時候，不能忘了我們的食物之中，竟也包含着一部人類共同的農業發展史，及其有關的人類活動與人類祖先的精神和恩惠。因為人類社會是互助合作的，祖先傳下了農作的啟示，然後經過改良發展，而今日農耕的狀況。餘如農作要用鐵器，要用化學肥料，要用交通工具，要用機械加工，在其每一部門，又有其各自的而又又是人類共同的发展史，及其有關的人類活動與人類祖先的精神和恩惠。至於我們之能享受衣著、居住、醫藥、以及各種歷史文化與物質文明，其中實也無一不能代表著人類祖先的恩惠和全體人類的精神。即使拿我此刻寫文章來說，如果沒有文字、沒有文法、沒有文字所能表達的種種觀念、沒有筆、沒有紙也沒有墨水，我能因了什麼東西的啟發而寫些什麼呢？我能用什麼方法和什麼觀念來表達我的意向呢？即使那時我可用我自己的本能——聲音和動作來表達我的意向，又有幾個人能够理解？其傳播的範圍又有多大的程度？那是不可可能的，萬一可能，也是極其可憐的。所以當我人寫作的時候，就不能不知道我之能寫作，並不是自己的所謂天才，而是產生於人類祖先的積善和父母師友的傳授。我能利用文字與文法，就得

感謝文字與文法的創造改革傳播與傳授者；我能因了讀書，因了書中給予我的提示和啟發，利用書本中的觀念產生我的思想，寫出文章，發揮書本中的觀念或創新自己的觀念者，就得感謝那些書的著者，那些觀念的發明者，以及那些書的出版承印印刷與販賣者了。

如果我們能以這樣的觀念，來看我人之存在於社會之中歷史之間與世界之上，能不感到溫熱落實而使其熱淚盈眶呢？中國人說「舉首三尺，便有神明」，那麼我們也可感到「一眼看去，都是恩人」了。因為人在宇宙之中，不能離開宇宙的規律，既在宇宙的規律之內，也就生於宇宙的規律之間了。我人不能脫離人類的祖先而存在，也不能脫離人類的歷史文化而存在，更不能脫離人類的現實社會而存在。宇宙像一口大網，人類像是一網上一個個的扣和結，一個扣和一個結，雖然各自成爲一個單元而有其本身的人格範圍，但是一扣帶住一扣，一結連着一結，扣扣相繫，結結相關。因我個人之能存在，全在上下左右的拱托，所以我個人去看外界，外界的人人，也就全部成了我的恩人。以此觀念而能推及於物質世界，我人的心境自又可以得到更進一層的充實與擴張。我人不能離開人類的歷史和人類的社會，但也不能脫離了物質的要求而單講人類的歷史和人類的社會。人類的活動，固然由於人類的精神作為原動力或能動力，但是被動而被人類精神所表達出來，造成了人類的歷史文化與物質文明，而又代表或顯示了人類精神之可貴與可愛者，却不能不借助於物質的運用。我人的肉體是物質的，是因吸收了物質——維生素的營養，才有組織細胞的新成代謝；才能產生力動之源的卡路里；至於人類的一切自由意志的活動——進取發明及善惡行為，也都靠了物質的表露，才能愈顯其彰著。比如我寫這篇文章，其內容固然屬於精神的，但是方格的稿紙寫上藍色的方塊字，乃是物質，

再由印刷廠印成印刷的刊物或書本而經郵局轉遞到各位讀者師友的手裡，其中沒有一樣能夠脫離了物質關係的。因此，我們生存於物質世界之上，去看物質，一切的物質也都成了我們的恩物，事實上自有人類以來，人類的祖先，無時無刻不在接受着自然物質的恩惠，我們既然接受了人類祖先的恩惠，自然也連帶接受了自無始以來物質所給予人類的恩惠。

由此可見，人在宇宙之中，實也含攝了整個的宇宙，而與整個的宇宙可以相望相通，骨肉相連了，所以中國的儒家要說「民胞物與」，佛教則主張「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這就是說，宇宙之中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獨立存在的，從整個宇宙去看，固然是森羅萬象，無所不包，即使單從宇宙間的一個細小的宇宙因素去看，也可觀察得到整個宇宙所能包含的一切。故佛教又說「一切唯心造」，因為我的心接受了一切也容納了一切，所以也能左右着一切。

我們寫到這一境界，已經不是一般凡人所能領略，而是聖者大德的心量了，但以佛法而言，這一境界還是不夠深入廣大的。我們知道，佛教主張以三世因果來說明衆生生命的源遠流長，又以聚散因緣來說明物理成敗的循環流轉。不但要講人類歷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還要講衆生生死過去現在和未來；不但要講人類世界對於物質環境的感受，還要講衆生生死之中在無數世界之上，對於物質環境的感受。衆生無量無數。衆生的世界也有無量無數，在無量無數的衆生世界上，又有無量無數的衆生生死於其間。每一世界都有一個無始之初，每一衆生的生命，也各有一個無始之初，整個的生生死死之源或生生死死之流，也有一個無始之初。每一衆生的一次生死，固然在於一個世界，但是衆生生死之流轉，並不限於一個世界的活動。僅在一個世界的一次生死，便可承受了這一世界自無始以來的一切恩惠。如從一個衆生生命的無始以來，

經過無量無數的生死，經過無量無數的世界，自也接受了各該生死與各該世界的一切恩惠，因此，我們可說，一切法界，一切法界的一切衆生，也都成了我的恩物與恩人。

正因為佛教的心量大過世間所有的一切，所以佛教要講「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了。四恩即是：父母恩，衆生恩，國王恩，三寶恩。三塗即是：火塗，血塗，刀塗，也就是地獄，畜生，餓鬼的三惡道。佛法是以人間爲主的教法，故以佛教的立場來看衆生生死之三世關係，也是從人的立場來說的。人生於人間，他不能沒有他與父母的關係，也不能沒有他與人類及其他生物之間的關係，更不能沒有他與他政府間的關係，若人而學佛，也就不能沒有他與佛法僧（即佛陀，佛陀的教法與傳授佛陀教法的僧伽）三寶之間的關係。由於種種社會關係的助長，才能使一個人而漸漸成爲一個有用的人，乃至賢人聖人完人——佛果的圓成。但是我的生死無窮，我在現前的一生一死之間，就有這麼許多的關係，並且接受了由此關係而來的恩惠，那麼我人曾經經過無數的生死，也就受過無數父母、衆生、國王和三寶的恩惠了。因此，父母無量，衆生無量，國王（現世可解作政府或政府的領袖）無量，三寶也無量（我們這一世界雖僅有過一位佛陀，但是虛空藏中有無量世界，也有無量佛陀）。在此恩惠惠予的四大類別之中，除了三寶不受輪迴生死的限制（有些僅具備僧相而無僧格的凡夫僧自屬例外），其餘的父母，衆生，國王，則很少能够超脫六道生死的大海，多數都在生死大海的輪迴之中，上下浮沉，流轉不息。往昔生中的父母與國王，也可能成爲今生的兒女與親友，或者已是不復相識的外鄉人與外國人，也可能變成我們碗裡佐餐的豬魚和雞鴨了。不要以爲茫茫的衆生生死大海之中，能够和自己發生過關係的不會太多，其實，只要生命之流繼續不斷地往返奔馳，就不愁沒有接觸的機

會，正像南冰洋的水與北冰洋的水，只要洋流對流不息，總有碰頭見面的一天，而且還可以合了再離，離了再合。故以佛法的心量來看，一切人一切衆生，都可以當作自己的父母看待，一切人一切衆生，都可以當作自己的父母看待，一切人一切衆生的大德恩人。於是，我們爲了報恩，對於人間天上及三界之外的一切衆生，因要知恩報恩，即使對於墮入三惡道中的痛苦衆生，也要知恩報恩，而予以救度。所以大心菩薩，看一切世出世間的衆生，都是恩人（這與基督教的上帝視一切人類全爲罪人者，絕然不同）。唯因站在人的地位，而看人類之上已絕非凡入聖的衆生（應該稱爲諸佛菩薩及諸天聖像，但他們還是衆生之別名）只能存一敬慕嚮往之心，只能對其一切開示五體投地而信受奉行，但不能效法鳥鴉的孝心，給予反哺來作爲報恩。正如我人對父母的知恩報恩，却永遠報答不盡。不過佛教爲我人開出了一個方便法門，那就是「上求而下化」，上求佛道，下化衆生，下化衆生而使衆生都能離苦得樂，解脫生死，也就等於報答了學佛之恩，因爲佛度衆，我人學佛而助佛度衆生，亦即是佛度衆生。所以佛教有四句極爲莊嚴也極其偉大的法語：「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床坐遍大千；若不說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報恩而不必直接報答恩惠的惠予者，而去身世世盡心盡力地救濟度脫所有的不如自己或需要自己幫助的人，仍能求得我人內心的無愧無憾，這實在是佛教教的一大方便啓示，也是給我人一大努力的安慰。

近來有人主張「友誼的轉嫁」，被很多人以爲可愛可學而值得推行。就是說某人對我好對我友善，我不必反過來也對某人好對某人友善，而要使這好或友善的心量與態度，去對其他需要人對他好對他友善的人。這樣漸漸推行，繼續發展，便可使我們的善心，成爲一個充滿了友善的世界。事實上，若以佛教報恩的觀念，與之相比，這一「友誼轉嫁」的本質固然可愛，但其不及佛教的深廣，則很顯然。故我但願這篇文字的寫作，對我們當前的人心，能有一些補益。（完）

高僧與青年哲學修養(一)

張廷榮

人生哲學書信之七

二十六歲前的玄奘志概

「還紹如來，近光遺法。」

「顯業易成，風骨難得。」

敬愛的讀者：我從這一封信起，我接到周宜德長者的信，我接到「人生」主編性如法師的信，我看到了新的一些情形，因此，我決定我的書信，原則不變，但方式和內容，為了更能和青年學人討論，因此，我將教學書信改為人生哲學書信，我寫的內容，擬將我們自己的高僧，除我已在「菩薩樹」連陸發表「近代兩祖師」外，我想在「人生」刊上，將歷代高僧，分別加以申論，平常我們有句話說：「像苦行僧。」這句話含有很深的價值，第一它含有德行上極踏實的履功；第二它是由實踐功夫上所開出的生命智慧；第三，它是怎樣成為極深刻的哲學修養；第四，魏晉唐宋以還的中國學人，甚至整個東方學人，以及近代西方人是怎樣的受了他們的影響；第五，這些苦行僧的德慧精神，對中國文化以及佛教的復興，究有甚麼幫助；第六，對於今天這一哲學智慧的新時代，青年的哲學修養是如何的重要，青年的文化生命活泉的潛掘，是如何的重要，青年的宗教信仰，是如何的重要；這些，都必求之我們自己的聖賢宗師，以他們深澈而實際行履的證會為最實切，這證會得最實切的是甚麼人，當然是儒家的諸儒師和佛家的諸宗師，那麼，這裡我們申論高僧，即是佛家的諸師。

我的寫法，我還是想竭力體達古大德生命的至

情至情，總想曲達回環，把修學行程中的諸多坎坷，諸多殊勝，引證申敘，俾一面可以證考，一面生發性情，現在自人生哲學書信之七起，我寫的總題目是「高僧與青年哲學修養」並先從玄奘寫起，這次寫的，就是「二十六歲前的玄奘志概。」現分七節敘述：

一、聽孝經忽整襟而起

我們看一個人，是要看他的氣質，看他的童年，看他的青年，看他的志趣究有多高，這是很重要的。質言之，一個青年自己的把握，自己對於將來的成就，自己看自己的童年和青年，也是一最好的提撕。

因為看古德，再看自己，這是一比較一對照，這一比較對照，就是一激勵，一覺醒，一精進。

玄奘俗姓陳，是陳留地方的人，他的曾祖和祖父，都是儒家的學人，並任太守和國子博士等很高的職位，他的父親是一位聰慧英傑而有雅操的人，通經術，身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頗有儒者氣象，等到隋政衰微，他這時感於時勢之憂痛，乃潛心專研佛典，當時州郡曾有意要他出任，他都辭之以疾，不就官職，當時識者之士，都很敬慕他的潔高之行，他生有四男，玄奘法師是第四子，幼時甚聰明：

「幼而珪璋特達，聰悟不群，年八歲，父坐於几，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命，

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召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焉也，其早慧如此。」

此是一種氣質，此種氣質，由於習氣，由於教養，此非短時可驟學而得，而為一種習養之薰陶，甚至多生薰陶所自然而得，此種根器之純淨，固是一良美基礎，但非必為此即一定成就，即以此基礎而有助其大成。此種氣質，平常人名之曰天性，亦名之曰生性，此一篤厚純淨之生性或天性，實極有助成其篤學力行，更具模仿力與體悟力，此種氣質之美純，乃為可遇而不可求者，然此種氣質，一遇良師益友挾持，則精進乎善，沛然莫之能禦矣。

二、純一寧息不以士女雲萃而擾志煩心

這種氣質隨年齡之增長，即是一力學之士，且能專靜其志，以好古而尚賢，因此從傳文中可以看出，玄奘八歲讀孝經，未出家前，約有四五年時間，是勤研聖賢之經典與義，這些聖賢傳，自當以儒家為主，因他第二兄好內外學，「尤善老莊」，玄奘亦對老莊有所研究，現在我們看他研修古聖賢經書一段嚴勵的時間吧：

「自後備通經典，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集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無涉閭閻之門，雖鐘鼓嘈囂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其未嘗出也。」

玄奘法師這一段時期，約當現在國校高年級至初中這一段時期，這是國學基礎的培養時期，亦即祖國自己的文化知識之奠基時期，這是他一生很重要的時期。

這種對國學基礎和祖國自己的文化知識之培育時期，中國數千年的教育方針，一直是這樣把握的，比如最近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先生，他自己是一生苦學成名的，他自己對英文的造詣，也是很深，然而他在行政改革委員會的建議，提出修正中小學課程標準案中，也是為的要注重本國語文，他是一博通中外的學者，而以數十年之觀察體驗所得，肯決初中以前加強本國語文，這實是一深澈的看法，玄奘法師，即係在此一時期，把學科的重點把握住了，而又有良好的環境適應他，如「備通經史」，「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賢之風不習」，這表示他對聖賢經典祖國文化一段充足的修養學問時期，實言之，他父親通儒學經義，他父親有儒者氣象，玄奘的「通經」「尚賢」「好古」和指明的讀孝經，自然是此時期在讀儒書，在培養儒家的文化知識，這是毫無可疑的。

更明顯的說，玄奘是先儒學而佛學，先儒行而佛行，他是由儒而佛，由儒學以助成佛學，以至儒佛交融，儒佛創新，而成為中國的新宗師，成為中國佛家的新論義，這種儒佛之交融，儒佛之助成，玄奘法師的如此，其他多少古德宗師，亦莫不如此，這一點是我們讀玄奘傳的吃緊處，和研究中國佛教哲學的不可忽處。

玄奘在研修祖國文化知識——孝經等的儒家經傳的時期，因有他天生的氣質，以致心志專一，成為他讀書的一種好環境——「不交童幼之輩，無涉閭閻之門」，他不愛亂跑，他不愛交不正當的邪惡少年，因心志專一，故不馳於俗，而確能做到「雖鐘鼓嘈囂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其未嘗出也。」一種純一寧息的修學。

各位讀者，自然都超過了這一年齡，但我們藉此加一省察，是比較重要的，因為我們的本國文化知識，是不是也在這一時期打下基礎，假使未打下基礎，那我們就要積極的來補救，這是必需的。

三、鄭卿讀他說「誦藥易成，風骨難得」

玄奘因甚麼因緣學佛呢？這主要的有二，一個是他父親對佛典有研究，一個是他的二哥先出家了，住東都淨土寺，他的二哥看出了玄奘堪傳法教，所以就常常帶他到廟中道場，誦習有關的佛典，這時洛陽正要收度一批學僧，當時預備參加的有幾百人，玄奘因為年小，照規定不合格，玄奘未被錄取，他立在公門之側，時有大理卿鄭善果的，有知人之明，見玄奘師而奇異之，乃和玄奘有一段很重要的談話：

鄭卿：「你是來求度的嗎？」

玄奘：「是的。」

鄭卿：「你出家的意思是要做甚麼？」

玄奘：「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

鄭善果和玄奘師作這一簡單談話後，因為佩服玄奘師之志，又愛其器宇不凡，所以特別破格的錄取了。鄭卿取了玄奘以後，還對他的官員們，發表一次公開的對玄奘師的讚美話：

「誦藥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偉器，但恐與諸公，不見其期，冀雲霄，灑演甘露耳。」

這一段公開讚美詞有三個主要意思，第一說記誦之業的人才，天下多的是，不足為奇，但真有風骨像玄奘師的，這實在是難得的，「遠紹如來，近光

遺法，」在一個童年的孩子，脫口而出，敢立此志向，真有此氣概，這不是風骨是甚麼？第二，讚美度了玄奘師，那可喜釋門有了偉器。第三，則以為玄奘師年少，鄭卿等自慙恐不及親見其大成之勝業，這三種讚美的意義，實表示了鄭卿為佛法取英才的誠心，亦看了鄭卿的善於知人，更看出玄奘師少年志趣的卓越知偉大。這亦是很巧的，真是卓越的英才，終必有英才的認識者來認識，其所以未被認識的，不是時機因緣未到，就是自以為是英才而其實根本不是英才。

在玄奘師出家以後，就專心研究佛法，和他的哥哥，同聽涅槃經於景法師，又從學攝大乘論於嚴法師，「愛好遠劇，一聞將盡。」再覽時，就不見有遺漏了，大眾非常驚異，就叫玄奘師隱匿覆述，他確能「抑揚剖暢，備盡師宗。」因為這種英慧早發，所以其學問之名，從此就震驚當時。這時玄奘師之年齡，才只十三歲。

四、雖居童幼而情遠變通——為隋之

荒顏而寒心

以後隋政一天天的腐敗，天下的人心，都有一種恨的表現，使「帝城為桀跖之窟，阿洛為豺狼之穴。」這說明當時京都的文物凋零情形，正因為這樣，所以有道的法家，也都散亡了。所謂「白骨交衢，煙火斷絕，」這是多麼的慘痛畫面啊！玄奘師見此種變亂，甚能洞察時勢，傳文中這樣清楚地寫着：

「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遠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余聞唐帝居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

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筆者按：駁同驅）

樊師既一心爲法，既有他充粹的國有文化知識基礎，再加上他已研究了很多的佛典，那麼，他雖是童幼，以他寧靜以致深遠，深識以達變通，他是可以有這明確的判斷了，他以爲，爲法要有求法的環境，所以隨之喪亂若茲，非所以學法之地，同時他以爲「天下依歸，如適父母」的唐代，是比較適合求法，所以要求其兄適唐。

五、總不虛度，總是精進

樊師爲了佛法，和他的哥哥，在武德元年的時候，到了唐都，孰料那時新唐是「國基草創，兵甲尙興。」天下還是以「孫吳之術，斯爲急務，」而對「孔釋之道，則有所未遑。」所以唐之京邑，還無講席，樊師爲法心切，此時亦爲之慨然莫置，並告訴他的哥哥說：

「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

隋都的衰亂荒頽，無法可學，樊師走了，唐都新創，未暇孔釋之道，故亦無法可學，樊師也還是要走，樊師之所依止，不以憂患安樂繫其懷，而以可研求法道爲志願，他所以願入蜀，蜀中有法道嗎？這原因是煬帝起先曾在東都，建了四道場，並召天下名僧居住，其被召來之僧，皆一藝有成之士，當時亦號稱法將如林，到了隋末國亂，因爲這些法師的供養斷絕，這些法師多遊蜀川，因此，他以爲蜀之法道，必盛於彼。所以他的哥哥又跟着他進入蜀川求法，傳中云：

「又與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德，相見悲喜，停月餘，從之受學，乃相與進向成都，諸德既萃，大建法筵，於是

更聽基選攝論毗曇及義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

「時天下飢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衆，講席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荆楚，無不知聞。」

蜀川的法師多，蜀川豐收，蜀川安靜，根據這幾個有利條件，法師在成都，又得以「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樊師有一段博通本國文化知識的安靜修學，這成都三年，又成了他佛法修學的一段安定時期，俗話說，「三年有成。」樊師埋頭了兩個三年，把儒學佛法的基礎都建立了。雖在成都諸德萃，而樊師之理智宏才，是無人跟得上他的，因此，樊師之名，自然遠播到蜀川和江南了。

六、和他哥哥的德器不同處在那裡

我們從上面已可看出，樊師出家，是受其二兄之直接影響，但出家以後，要離荒亂之隋都，是兄隨其弟，要離唐都入蜀川，也是兄隨其弟，換句話說，以後都是樊師來領導他的哥哥了，爲甚麼這樣，他的哥哥無才嗎？不是的，這全在下面的有無絕志：

絕【大悲心願行的圓成——德——最苦行履——絕行】證志【大智慧哲學的圓成——學——最勤研究——絕學】果

這兩者是樊師所以精進以不息的無比活力，正因大悲心願行的圓成，所以完成了最莊嚴的德行實踐——兩行無量艱難之衝過，正因大知慧哲學的圓成，所以他不得少爲足，而必須求其澈露至最深澈處，這兩者存於心，故其行卓絕而識深遠，行卓絕是大志的堅強，識深遠也是由於大志推動的真實閱歷，即以此，自比其兄高遠不知凡幾矣。其兄的

才華如何呢？（一）其兄好內外學，（二）兼通書傳，（三）尤好老莊之學，傳中曾云：

「法師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風神朗俊，軀狀魁傑，有類於父，……爲蜀人所慕，……至於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人，無愧於弟。」

那麼，這樊師的哥哥，是堂堂儀表，是學通內外，是爲蜀人所慕，是在屬詞談吐上，能蘊藉風流，這一切都無愧於樊師，然而，這些只是才華，不見大行願，因無大行願，得此才華，則爲此才華所縛，而留連於屬詞談吐之風流，而以此爲其行，而以此爲其行，而以此爲其學，此固亦能激揚風起，引誘學者一活潑生發之趣，然大開大合，至深至澈，則終將無以所由得，何則，因志行本無此；而樊師則大不然，傳文中亦云：

「若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八紘，窮玄理，廓宇宙以爲志，繼聖達而爲心，匡振綱綱，包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對萬乘而節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然昆季二人，懿業清規，芳聲雅質，雖廬山兄弟，無得加焉。」

這把樊師與其兄的不同處，也寫得相當明白，即是，樊師有絕志，他的哥哥沒有，樊師從絕志中開出絕行絕學，開出最苦行履，開出最勤研究，他的哥哥沒有，換言之，樊師之兄所有者爲才華，樊師之兄所不足者爲志願，只此志願一不足，只此志願一不同，則千萬里遙隔了，玄樊因有絕志，故能使才華皆爲其志願所用，皆成就其志願，樊師之兄，有才華，無大志願，則才華無所歸附，而其心志反被役於才華。嗚呼！此玄樊之所以卓絕千古，此樊之兄所以只能「蘊藉風流」而已也。此不獨樊師

兄弟爲然，歷史上多少有志有才，有才無志之股鑒，均確鑿可證，吾人讀樊師至此，正可藉以對吾人之現在人生，作一省察，有志嗎？無志嗎？小志嗎？大志嗎？毫厘之差，影響大矣。

很簡單，志都沒有，還能成行？志都沒有，還能成大學？

玄奘既有求法之絕志，故學行之精進，此是極自然之事，所以他在「成都受具坐夏學律，五篇七乘之宗，一過斯得。」有關的經論，也都「研綜既窮」，因此，他更想入京詢問殊旨，因爲環境的阻碍，又爲他的哥哥所留，以致不能遂意，傳文中敘述他的別兄遠行說：

「乃私與商人結侶汎舟三峽……適荆州天皇寺。」

樊師到荆州，很有一番盛況，當時漢陽王和道俗一藝之士，都前往聽法，「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詞窮意服，其中有深信者，悲不自勝。」這已完全看出他的說法精神，是在怎樣的感動人了。

樊師再至相州，至趙州，至長安，學成實俱舍，這是兩部大論，傳文中云：

「皆一遍而盡其旨，經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者年，不能出也，至於鉤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

這說明樊師之勤之純，是在兩大論的研究中，發明了許多新的論義，這些論義，都是其他人所不悟，而爲樊師所獨悟於幽奧者，這時自蜀川即已離別了他的哥哥，一個人獨自創發了。

這是憑着他的絕志，所開啓的絕行絕學之心情，在獨自的創發。由蜀川而相州，而相州而趙州，由趙州而長安，他行旅以不息，他創發以不息，他離別了二哥，他孤獨的一個青年，一個創發的青年。

七、夢魂不懈，肯決其志至於其極——誓志西行

當時長安有二位大德，是解二乘，行第三學的，聲名很大，從之若雲，這大德雖然是含攝綜合衆經，但是偏重攝大乘論的，樊師又隨詢採，所有論中的奧義，亦完全被吸收以盡。

這時在長安留學，所有德學之師，均普遍謁見了，但在整個佛理來說，都是各擅長一藝一宗，驗之聖典，也或隱或顯，有所不同，因此莫知所從，乃決誓志西遊。傳中有云：

「法師既遍謁衆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

這即明白表示，樊師的誓遊西方，即是他的絕志，所以要絕志誓遊的，是爲澈明各擅宗塗之學理，是爲澈底考驗隱顯有異之聖典，是爲澈澈莫知適從之所惑，這些都是爲求學理之明。

所以樊師西遊，完全爲澈明佛家學理，樊師西遊，繼而建立了中國佛教最精密明澈的唯識哲學，換言之，樊師建立了中國新哲學精神，新哲學方法，和開闢了中國新哲學的時代和領域。這一點不能在此詳說，但樊師爲中國學術創新，爲中國佛教哲學創新，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在誓作西遊之時，他亦想到法顯智嚴之西行，他自己要繼之以爲「大丈夫工夫，第一先鍛鍊自己忍受各項艱難，第二乞衆聖冥加護佑，第三虔求瑞應。現分別引傳文以明之。

第一先試歷其心：「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

第二求衆聖冥加：「然後入塔啓請，申請意願，乞衆聖冥加，使往還無梗。」

第三虔求瑞應：「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爲嚴麗，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無船筏，不以爲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涌乎波外，應足而爲，却而觀之，隨足而滅，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躡身自騰，有搏颶颶至扶而上升，到山頂四望，廓然無復攔碍，喜而寤焉。」

這三種工作，都用他的絕志和精誠以赴之。因精誠之極，絕志誓行，故試以人間衆苦，堪任不退；因精誠之極，絕志誓行，求衆聖冥加，必有應也；因精誠之極，絕志誓行，夢得瑞應，亦正是無量聖善莊嚴——四寶嚴麗，蓮華湧波；但同時亦隨之無量艱難——洪濤洶湧，峻峭不可上，此在有精誠之絕志者，即衝過無量艱難，獲得無量莊嚴，樊師即以此一精誠絕志，而作西遊，傳文云：

「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

樊師浩然之西行，真是先在自己心中做過至大至剛的工夫，這種工夫，是常人所不能的。

綜觀他在二十六歲西遊之前，所做的最重要的工夫，約分如下：

(一) 祖國文化知識亦即孝經等儒家經傳的養成教育。

(二) 成都基本佛學之潛修。

(三) 長安深究成實論、俱舍論、攝大乘論之幽奧。

(四) 亭亭獨秀之難得風骨。

(五) 由絕志所生發之絕行絕學。

(六) 西遊前至大的至剛的精誠的準備。

他西遊了，西遊中之百般艱難，和對此諸多艱難，在經歷中究如何一一渡過，這是偉大的宗教信念，和崇高的哲學智慧——齊修鍊處，這在下續敘吧！敬祝各位淨安。

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張廷榮敬啓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

息耕錄開筵普說：櫻町天皇元文五年春，正宗國師白隱禪師以五十六歲之壯齡，應一衆之請，開請息耕十會語錄。（即虛堂錄）當其開筵之日，爲提誨參學之徒，乃有本普說一篇。白隱一代著作雖多，如此普說一篇，實畢生中一大雄辯。以博大高明之眼識，空古今之衲子，爲學者直截根源。激勵阿罵古往今來瞎眼之徒，絲毫無所假借。縱橫無盡，論來說去，皆是禪師之苦心熱腸所迸發。實有以見其擊電之機，奔雷之舌，開古今未開之口，說佛祖不說之法，雖片言隻字，皆超佛越祖之談。發揮鶴林禪風，毫無遺憾。編者爲侍者東胡，校訂者爲參學原譯。更於卷首冠以侍者玄賦之印施解及美濃天啓之序，卷末附禪師息耕錄評唱詞語，寬保三年秋九月，駿河原驛松蔭寺參學文忠開板，京都二條高倉吉田三郎兵衛及駿河沼津驛紀伊國屋藤兵衛二人發行。

案傳，師諱慧鶴別號鶴林，駿河國原驛人，俗姓杉山氏，鈴木三郎重家之遠裔，貞享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母長澤氏。幼名延次郎，夙慧世相無常，志在出家得度。十四歲就德源均讀習釋林句集。翌元祿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入原驛之松蔭寺，拜單嶺傳公，落髮受具。單嶺資性大度，有超格量，師髮剃除畢，嶺打師背曰：「甚儀正守」說已便授法名。德源寺之東芳作偈祝曰：「善哉真出家，悲喜佛與魔，若欲成斯道，莫忘三顧摩。」師誓

曰：「若肉身不獲火不能燒水不能漂之力，雖死不休。」未幾往沼津，隨侍大聖寺。十六年，辭大聖寺，入清水禪叢寺修行。翌寶永元年，二十歲，至美濃國檜木之瑞雲寺，承事馬翁。時方曝書，師登堂觀之，則內外典籍，堆積架上。師進禮拜曰：「儒佛老莊諸家之道，我當以何師，願護法天龍，示我正路。」眼目默禱，信手把捉，得一小冊，名「禪關策進」，頂受開之，即撞著「引錐自刺」章，閱畢，志氣激昂，如吞醍醐。乃向馬翁求其書，常爲照心辦道之友。五月二十七日得母訃，作偈以薦。翌二年春，辭瑞雲寺，至同國洞戶之保福寺，見南禪度夏。秋，辭保福，至靈松院謁萬休，復去至美濃伊自良之東光寺，依大巧坐臘。三年，二十二歲，往若狹之常高寺謁萬里。尋自伊豫之正宗寺，列逸禪之佛祖三經講序。翌年，至備後福山之正壽寺，終正宗贊之會東歸。行且參狗子佛性話，路過備前岡山城，同行者爭談城池之壯麗，風土之勝概，師獨謂我道未成，何暇事此游觀，眼目不視。尋宿播磨之一山寺，見溪流賦一偈曰：「山下有流水，滾滾無止時，禪心若如是，見性豈其遲。」至路兵庫，投船遭颶風，風浪狂暴，船客皆失色，舟子斷誓祈海神，師獨偃臥熟眠，鼻息絢絢。舟子罵曰：「咄！瞌睡漢，昨夜我船殆覆沒，爾獨偃臥如不知。我行海上多年，未嘗見大膽平氣如爾者。」師聞之，始知前厄，乃合掌曰：「賴諸聖擁護，獨免此患難。」於是至伊勢，聞馬翁重病，乃至瑞雲看護。五年春，抵越後高田之英巖寺，聽性徹和尚講

人天眼目。講餘每至寺後之先候墳廟，日夜研究坐禪，至忘寢食。經十餘日，一夜恍然達曉，乍聞遠寺鐘聲，豁然大悟。直呈所見於性徹，性徹機語不俊，師與一掌出。由是負擔所見，併吞諸方。自思「三百年來，未有如余痛快了徹者。」時有宗格曾於師曰：「公誠超卓，只惜有到未到。公若見吾老漢，必有可觀。」師叩其人如何？格曰：「我本信陽人，州之飯山有一庵主，名正受庵慧端。愚堂之孫，至道庵主手度之子，專提吾宗向上一著，我觸彼毒手多年。」師聞之，欲直往見。格曰：「公之器識，堪受他錯鎚，然庵主門風，只要真正種草，尤惡多衆鬧熱，公必勿令人伴。」師乃待散鐘，單身與格抵飯山。先會閱傳燈錄，「初祖七歲，出家得道，尙待絞若多羅，修行二十年，盡其蘊奧。」乃惕然猛省，慢心漸滅，發增進智。於是隨宗格至正受庵，始見主翁，呈所解一篇。翁左手握偈曰：「這個是汝學得底。」展右手曰：「那個是見得底？」師曰：「若星見得底，須吐却。」便作嘔吐聲。翁抄曰：「趙州之無字，作麼生會。」師曰：「趙州之無，向何處著手腳？」翁以指抑師鼻頭曰：「嗟！著多少手脚。」師於是通身汗流。以後入室參請，努力不挑，刻苦精勵八閱月，竟究其蘊奧。」時年二十五。

是春，值單嶺先師忌齋，又巡迴遠州小山之東滿寺等。七年，二十六歲，入京都，訪問白河山中隱士白幽真人受內觀修養訣。正德二年，二十八歲，於松蔭寺講說少室六門書。又三年，抵伊勢之建國寺，預義海和尚虛堂錄會。又往若狹之圓滿寺，侍鐵道和尚。終夏，往河內法雲寺謁慧極和尚。次於岩瀧山中結一草庵修行。享保元年，三十二歲，遷松蔭寺，懷越同門尊宿及清見和尚等相謀，以正月十日單嶺先師忌齋之便，強之入院。時松蔭寺頽廢不堪，一老僕拾薪採藥，僅以自給。又二年，喪

父，是年於松蔭寺講說大慧書，四來之大衆漸漸加多。明年，轉妙心寺第一座，禪客二十人，結伴乞掛錫，師固辭不許，衆皆排列庭下，切請數日，師不得已，許之，講大慧書。元文五年，五十六歲，提唱虛堂錄，闢衆四百餘員，龍潭通首座，安養澤副貳。六十一歲，赴甲州自得庵維摩會之請，一衆三百餘，掌忠譯事。寶曆元年，六十七歲，應備前岡山少林寺之請，講川老金剛經，次到井山之寶福寺，講四部錄。歸途過京都，館於世繼氏，池大雅來參。尋登妙心寺，講碧巖錄於養源院。寶鏡、光照兩公主及皇女清淨光院臨會，葉室一位，冷泉黃門陪侍。二年，六十八歲，駿河富士郡比奈之無量寺落成，舉開山儀，以弟子東嶺國慈住持。六十九歲，赴講甲府能成寺，提唱人天眼目。會終赴東光寺，講演慈心經，修正受老人三十三回忌齋。七十一歲，赴伊豆龍澤寺維摩會，大懷越松平防州侯，日日蒞臨聽法，敬信殊篤。明年春，講楞嚴經於松蔭寺。夏四月，州之高林寺，設大應國師四百五十年忌齋，請師拈香說法，乃評唱國師語錄。寶曆十年，七十六歲，應伊豆龍澤寺新道場請，提唱息耕錄普說，兼舉開山儀。明和二年，八十一歲，東嶺江戶至道庵再興請師。三年，扶病赴江戶，至東北寺及至道庵。五年，以八十四歲之高齡，優遊河西之大乘寺，由井之常國寺，或三日，或五日，隨心所欲而行法。其在常國，勞倦特甚。一僧勸曰：「暫緩法施，庶以自保。」師不肯曰：「如僧俗方飢何？」十一月，還松蔭寺，衰病愈篤，四大不調。十二月七日，醫古郡氏來診脈曰：「脈微無異。」師呵曰：「吾死將不出三日，不知其兆，豈謂良醫？」十日，在臥褥召弟子遂翁，委囑後事。十一日拂曉，靜臥中大呼一聲代末後句，右脇遷化。壽八十四，十五日津送，分塔三處，嗣法東嶺、遂翁、峨山、尖龍、東巖等四十餘員，白衣執弟子禮者，其數難知。法幢之盛，前古稀觀。五百年

開山之言，洵臨濟中興之大宗師也。明和六年六月八日，後櫻町天皇特加褒章，勅賜證神機妙禪師。又明治十七年五月廿六日。明治天皇更追證正宗國師，語錄荊叢毒藥十卷外，有槐安國語五卷，寒山詩開提記三卷，寒林貽寶一卷，息耕錄開筵普說一卷，寶鑑貽照一卷及假名法語若干卷，皆行於世。師又兼善雜畫，頗有異風。教人詠道歌，作畫贊，名其窟曰開提云。

大覺禪師坐禪論解題

大覺禪師坐禪論，鎌倉建長寺開山勅證大覺禪師蘭溪道隆和尚撰。禪師由宋抵日後，爲參禪學道者，就坐禪之目的、方法及用心，丁寧說示。卷末附大覺禪師省行文，大慧禪師發願文及中峯和尚坐禪論等，乃本書開版者老婆心切，增錄於後，彼此對照，所得亦自不謬。關於說坐禪之書，自古頗多，例如長蘆宗之坐禪儀，佛心才之坐禪儀，宏智之坐禪儀，道元之坐禪儀及普勸坐禪儀，瑩山之坐禪用心記等，而蘭溪之坐禪論，乃論臨濟宗之坐禪，用問答體，所說懇到，甚便初機參禪者之參考。

案傳：師請道隆，號蘭溪，西蜀涪江（今四川省綿陽縣）人，姓冉氏，南宋寧宗嘉定六年生。天性超邁，年十三，投成都大慈寺得度，遊歷諸方，侍講席。後下江入浙，謁無準師範，擬絕道冲，北澗居商等，日日參請，都無契入。乃杖錫至陽山，（在湖南）依無明惠性禪師，一日，聞性舉「東山牛過窗櫺」話，忽焉開悟。辭去，寓明州之天童山，偶聞日本僧人言本國教法繁榮，禪宗未振，深爲歎息，遂懷東渡之志。淳祐六年，日本商船泊來遠亭，師往觀之，遊興頗動，遂決意，率弟子義翁、龍江等數人著博多，時日本後嵯峨天皇寬元四年，師年三十三歲。

師始留博多國覺寺，尋入京都，寓泉涌寺之來

迎院，聞鎌倉壽福寺大歇了心之名，赴之，掛錫席下。執權北條時賴聞師來化大喜，迎居常樂寺。政務餘暇，常入其室問法要，遂於山內地營構一大伽藍，建長五年成，號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請師爲開山始祖。師居常樂寺七年，去入建長寺，接待四來大衆，舉揚宗風七年，時賴更募千人緣鑄巨鐘，師爲作銘。正元元年，年四十六，應請移京都建仁寺，舉行開山明庵禪師忌齋，時聖一國師在東福寺，大興都下禪風。後嵯峨上皇聞師道譽，召入宮中問法要，師進一偈曰：「夙緣深厚到扶桑，忝主精藍十五霜，大國八宗今鼎盛，建禪門慶仰賢王。」師篤志護宗，上皇爲之感動。師住建仁三年，讓席義翁，歸於驛倉，再住建長寺。衆中背逆之輩，讒於幕府，謫師甲州，居州之東光寺，官民競相歸師。師曰：「我爲法論海至此國，而僅得周旋皇畿，未遑誘導遐邇，今因謫至此，天龍豈有意乎？」乃處之泰然，居三年，再歸建長寺，而謫議未已，復移甲州。未幾，事大白，時賴遣使迎師，居驛倉壽福寺。弘安元年五月，移建長寺。秋七月初，示微疾，二十四日。沐浴更衣書偈曰：「用翳睛術，三十餘年，打翻筋斗，地轉天旋。」置筆辭衆而寂。年六十六，衆徒荼毘靈骨，樹塔於建長寺東南。翌年，北條時宗奏於朝，證大覺禪師，爲日本有禪師證號之始。嗣法義翁、葦航、無友、宏辯、林夏、月峯、桑田等二十四人。著作本書外有語錄三卷及拾遺一卷，皆行於世。

編後小言

本期因稿擠，樂觀老法師的「對西藏抗暴戰爭的認識」；李世傑居士的「宋儒哲學與佛教哲學」等佳作，留待下期刊出，並作讀者原諒！

編者

從「缺陷」「憂患」中得來的鼓勵

。無念。

近數月內，在佛刊上，我曾讀到兩篇給我影響很深的文章。一篇是張本居士發表于海潮音的：「走在缺陷處處的人生道上」。另一篇則是四月份人生張廷榮居士的：「憂患之來，憂患之去」。

這兩篇文章的主題，皆在正視人生，初作透澈的探討，繼而勇於承當，最後乃作貼切之疏導。它們的理路，筆力，措辭遣句，雖各有千秋，我却把它們連為整體看待。所給予我的感受可說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讓我這樣一個滿身是缺陷，滿心是憂患的人讀來，更無異是對症下藥，吞服下去，頓覺得通體舒暢，雖未必能立治沉痾，起碼使病情減輕了不少。

我的憂患是什麼呢？這不成其為病痛，也許不足為外人道。我長期患着的失眠症，所加諸我的痛苦，真是一言難盡。我不必訴說，睡不着覺是如何如何的難受。最令我怵目驚心的，還是在為了失眠所損耗的精力，所浪費掉的時間，以及營養毫無進步的依然故我！

當別人都走進了黑甜鄉，做着好夢的時候，我却被一股頑強執拗的力量硬留在清醒的一邊。其實呢，睡不着覺也不是什麼不得了的事，不睡就不睡，無眠之際，豈不可利用靜夜坐起來看看書嗎？可情事實則又不然。當睡不着，又亟力想睡之際，正同站在路邊等待着搭車子的情形差不多；眼看一輛裝滿乘客的車輛，從你身旁疾駛而去，無可奈何

下，你只有耐心的去等待下一輛。結果呢，時間的列車一輛輛打你面前飛去，望穿了眼，它們總是掉頭不顧，雖然焦急和失望，已令你不能忍受，但你還想乘到最後一輛到達夢之國土的，如此幾經蹉跎，時不我待，長夜已在期待中逝去，另一個萎靡困倦的日子，又在等着你來對付了。

我的身體本來很健康，終年難得生一點小病。但是這不成其為病的失眠，却成了我一大憂痛！它使我精神萎靡，失盡胃口，心情煩燥，頭昏腦脹，記憶力減退，思想遲鈍。我愛好文學，喜涉獵義理，想從事學習寫作，而「失眠」伸出它的鐵腕，阻止我向前進行！有人常嘲笑我說：「何苦來？好日子不過，寫了幹什麼嘛！」真的，寫了幹什麼？我也不禁為之語塞。

因此，當有一天發現到我是：「走在缺陷處處的人生道上」，慨然于：「憂患之來，憂患之去」，我竟為之熱淚滿眶——人生原來就是一個「求不得苦」，總其成是一個「求不得苦」吧！並非我個人獨特，我認識「苦惱」可能是比他人銳敏，我所歷練到的人生艱苦却是不足道的。「衝破現狀」的意欲，原是對缺陷的人生，一大反抗啊！在這衝破與圓成之間的長距離之中，憂患又必然會節節襲來！

可是，我想衝破現狀的力量，又是多麼薄弱！試反問：「我知道到了多少？……對人類整個的歷史知道了多少？對民族國家明白了多少？對社會環

境清楚了多少？對父母子女和親戚朋友，瞭解了多少？乃至我對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美德和罪惡又覺察了多少？至於我的人生前和死後，自不必說了。」單問這些，的確：「我就可發現自己的所知，幾乎即等於無知了」。何況，我更具有別人所沒有的大缺陷——失眠症。要想從這種種缺陷中來彌補缺陷，專憑腦力來工作，（讀書，寫作），針對自己的缺陷來說，這又是何等的不自量而愚妄！

然而，這種無形的病症，長年累月的纏繞着我，由來已久，至今可算是醫藥罔效，真是無可奈何。即使我不學習寫作，失眠也未必痊愈。於是我諦聽到這樣的話句：

「憂患之來，頑強纏綿久而不去，人生此時之情又將奈何？」

「盡力求其去而終不去時，吾人亦不必以真不去而苦，能去則去，不能去則安之，不必求其去。此乃將病痛之來而不去，因而發生一無可奈何之情，而為之承受，而為之擔當，承受擔當此一人生之無可奈何，亦是一大根器，一大德量，一大修持」。

我驀地感到心平氣和了，人生的缺憾正是一種磨練，我應該善觀它，何必將小小痛苦看得如此沮喪呢？病痛是諄諄良師，也是頑強敵人。此心能放得平，可導致聖善。可化驚懼悲傷，而為陽春和風！前人也早已說過：「滿招損，謙受益」的話。教人不但不要懼怕缺陷和憂患，且鼓勵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呢。如果我們再進一層，認識：「憂患之來，是增上緣，是因果事，是淨化地。」則生在憂患，行於憂患。但求其所以解脫痛苦，彌補缺憾之道；進而更精進人生之修學，我想最後是決定可以得到苦盡甘來的快樂的！

兜率陀天是淨土亦吉祥亦最殊勝

謝普揚敬錄

讀覺世旬刊，五十九期，覺因法師的「適應時機的彌勒淨土法門」一文後，復又讀中國佛教月刊三卷五期，慧嚴法師的「上生兜率淨土的勝義和行法」，正如彭楚珩居士，所編的「傳大士」偈云：「我道不孤」；本人自知學問未能與諸善知識平等，亦應略負佛弟子之責，同聲稱讚。兜率內院的吉祥和殊勝，阿逸多菩薩的慈悲功行，廣大圓滿，願諸大眾速起信心，早生兜率直進內院。如來金口宣說，七處九會，殊勝妙地，兜率陀天稱為第一。

一、兜率天宮吉祥最殊勝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二，升兜率天宮品第二十三云：

爾時兜率陀天王，承佛威力，即自憶念，過去佛所，所種善根，而說頌言：

昔有如來無礙月 諸吉祥中最殊勝
彼曾入此莊嚴殿 是故此處最吉祥
昔有如來名廣智 諸吉祥中最殊勝
彼曾入此金色殿 是故此處最吉祥
昔有如來普眼 諸吉祥中最殊勝
彼曾入此蓮華殿 是故此處最吉祥
昔有如來號彌陀 諸吉祥中最殊勝
彼曾入此寶藏殿 是故此處最吉祥
昔有如來論師子 諸吉祥中最殊勝
彼曾入此山王殿 是故此處最吉祥
昔有如來名日照 諸吉祥中最殊勝
彼曾入此無邊光 諸吉祥中最殊勝
昔有如來名法幢 諸吉祥中最殊勝
昔有如來名智燈 諸吉祥中最殊勝
彼曾入此香山殿 是故此處最吉祥
昔有佛號功德光 諸吉祥中最殊勝
彼曾入此摩尼殿 是故此處最吉祥

二、彌勒菩薩功行最殊勝

彌勒菩薩，開毗盧遮那莊嚴藏樓閣門，命善財童子入，入已還閉；善財童子，以彌勒菩薩威力，見彌勒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時，或見菩薩最初證得慈心三昧，從是已來號為慈氏。或見菩薩修諸妙行，成滿諸波羅蜜，或為護世饒益眾生，或為釋天王，呵責五欲，或為做摩天王，讚不捨逸，或為兜率天王，稱歎一生菩薩功德，或為諸天說法，或為天龍八部，人非人等，及一地至十地菩薩說法。或見彌勒於百千年經行讀誦書寫經卷，百億兜率陀天，一一皆有彌勒菩薩降神誕生。又彌勒菩薩，告善財童子言，為欲教化，釋迦如來，所遺來者，令如速華悉皆開悟，於此命終得生兜率陀天。（見華嚴經卷七十九）

三、讀誦彌勒上生經最殊勝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云：佛告優波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應正遍知，今於此眾，說彌勒菩薩摩訶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又云：時兜率天宮有五大神：第一大神，名曰寶幢，身雨七寶散宮牆內，一一寶珠化散無量樂器，懸處空中，不鼓自鳴，有無量音，適眾生意；第二大神，名曰華嚴，身雨衆華，彌覆宮牆，化成華蓋，一一華蓋，百千幢幡，以為導引；第三大神，名曰香音，身毛孔中，雨出微妙，海此岸廣檀香，其香如雲，作百寶色，遠宮七匝；第四大神，名曰喜樂，雨如意珠，一一寶珠，自然住在幢幡之上，顯說無量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說五戒，無量善法諸波羅蜜，饒益勸助菩提意者；第五大神，名曰正音聲。又云：佛告優波難，此名兜率陀天，一生補報應勝妙處，若我住世，一小劫中，廣說一生補報善處，及十善業者，不能窮盡。今為汝等略而解說。又云：佛告優波難，若善男子，善女人，犯諸禁戒，造眾惡業，聞是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悔悔，是諸惡業，速得清淨。未來世中，諸眾生等，聞是菩薩大悲名稱，造立形象，香華衣服，繪畫幢幡，禮拜繫念。此人命欲終時，彌勒菩薩，

放眉間白毫大人相光，與諸天子，雨曼陀羅華。來迎此人，此人須臾即得往生。值遇彌勒，頭面禮敬。又云：是彌勒菩薩，於未來世，當為衆生，作大依處。若有皈依彌勒菩薩者，當知是人於無上道，得不退轉。又云：佛告阿難，汝持佛語，慎勿忘失，為未來世，開生天路，示菩提相，莫斷佛種。

四、信佛法僧信覺有情最殊勝

佛在金剛會上說：「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教主釋尊金口宣說。如斯莊嚴微妙，如斯慈悲喜捨，何門，願諸同參同學，立誓共信共行。又彌勒上生經中，宗要解釋，兜率陀天，下三沉欲情重，上二淨心天之中，是其第四天。下三沉欲情重，上二淨心天之用，具不待營作，隨念自然。（見續藏新羅國元曉法師撰）先師太虛老和尚，常謂諸依弟子，同生兜率天，共赴龍華會；又如現代禪宗泰斗，虛公老和尚，辛卯年三月十二日早辰，親述到兜率內院，聞彌勒大士，講「唯心識定」偈，茲將原偈句錄後。識智何分，波水一箇，莫成瓦礫，金無厚薄。性身三三，麻繩角，猴成弓影，病惟去惑。凡身夢宅，幻無所著，知幻即離，離幻即覺。大覺圓明，鏡鑑森羅，空花凡聖，善惡安樂。悲願度生，夢境斯作，劫業當頭，警悟普覺。苦海慈航，無生退却，速開泥水，端坐佛陀。據虛公云，還有多句，記不清了。（見虛雲老和尚年譜）前來泰弘法的演公上人，曾教弟子常唸南無彌勒佛，我現在也將自己的四句詩附抄於後，以作本文的結束。恭錄華藏真寶義，威光昭眾證三賢。歡心十聖生兜率，內院去來不記年。旅泰華僑 優婆塞戒弟子謝普揚恭錄於曼谷

改良經懺佛事的管見

·唐湘清·



一、經懺萬不可廢 除但急需改良

記得以前有一著名佛教刊物，曾有人爲文主張廢除經懺，當時我看了那篇文字，很有反感。因爲我覺得經懺佛事雖有令人詬病之處，但那並不是經懺佛事本身的不好，而是人爲的辦理不善。從中國佛教的現狀而言，幸而有了經懺佛事，社會人群還有與佛教寺院和向較多接觸的機會，否則的話，佛教與社會的關係恐怕更加隔離，所以從佛教的發展着想，經懺佛事縱有辦理不善之處，應該急求設法改良，決不可廢除。

二、經懺佛事對於社會人群的 利益

世界上的事，能够歷久不廢，必有其適合社會人群需要的原因存在。我們看社會上的人，對於金錢都很愛惜，可是很多人對於請和尚做經懺佛事，往往不惜巨資，毫不吝嗇，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對於經懺佛事，人們都有很大心理上的需要，所以願意不惜巨資去做。我以爲經懺佛事的超度亡靈，其效用不在宗教的理論上，固然是毫無疑問，然而不過是看不見的無形利益。經懺佛事對於社會上活人的利益，那才是看得見的有形功德。要知人生在世，最大的痛苦，莫過於遭受到親屬骨肉之喪亡。人是感情的動物，親人永訣，無有不感到極大悲痛。在那極度痛苦悲傷的時候，做經懺佛事，以冀亡者靈魂安樂，對於在世活人是最大的精神安慰，足以減

除亡者家屬的痛苦。我們佛教的教義是慈悲，是要拔苦與樂，那麼對於世人骨肉死別之痛，悼亡之苦，豈可不思予以拔除！如果要廢除經懺佛事，置世人死別悼亡之痛苦於不顧，試問大慈大悲何在？拔苦與樂何在？

三、經懺佛事應怎樣改良

經懺佛事的重要，既如上述。現在略述改良的管見如下：

①向亡者親屬演說佛法 一個人在精神極度痛苦的時候，最易接受宗教。以前黨國要人潘公展居士，死了一個兒子，到靜安寺做佛事，因喪兒而感覺精神痛苦，因做佛事而接近和尚，竟從此信仰了佛教，做了三寶弟子，這是精神悲痛易於接受宗教的一例。可是我們佛教的寺院，錯過了許多傳教的好機會，對於因死別悼亡而感到極度悲痛的人，只是替亡者念念經，拜拜懺，並沒有對亡者家屬演說佛法，這是佛教弘法的極大失策。數月前我參加名醫徐小圃老先生的啓禮，因爲徐老先生是基督徒，所以徐府用基督教儀式的喪禮，我看見牧師領着參加喪禮的人，齊唱基督教的所謂「聖詩」，並向亡者親友演說基督教的道理，這是多麼好的傳教機會，基督教從不錯過傳教的時機。我們佛教的教義，比基督教圓滿得多，可是我們佛教的弘法者不能把握傳教的機會，以致大好教義，湮沒不彰，殊堪痛惜。我想各寺院如能利用經懺佛事的機會，每次抽出二十分鐘時間，向亡者親友演說佛法，或領導亡者親友念佛，寓弘法於經懺佛事之中，對佛教的發展前途，應該很有益處的。

②提倡集體超度的經懺佛事，過去經懺佛事之最引人詬病者，莫過於營業性太重。可是在寺院方面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爲了維持寺院的經濟，不得不造成經懺佛事的營業化。要革除經懺佛事營業化的不良現象，同時又兼顧寺院的經濟生活，最好的辦法，就是提倡集體超度的經懺佛事。每一寺院可以每星期或每旬日一次的定期舉行集體超度的經懺佛事，這樣拜一天懺，可以爲許多人超渡，因爲參加的人數多，寺院方面就可不必規定很高的價錢，而以隨意樂捐的方式，這樣既可把營業化的現象完全革除，又不致影響寺院的經濟，或可能收入更多。因爲現在的經懺佛事，不僅營業性太重，且價錢太高，決非普通人所能負擔。前月有一位朋友託我詢問經懺佛事的價錢，我在辦公室用電話答覆那位朋友，因而同事們聽到拜一天懺，要化一千數百元之鉅，都很咋舌。事實上，一千餘元一天，在富商大官來說，雖不在乎，但普通一般人就無法負擔。可是我們佛教普渡衆生，也應替窮人們着想，不能專爲富人服務。如能定期舉行集體超度的經懺佛事，就可普及於一般平民，不致有重富輕貧之議。如果這樣做，並應舉行一番宣傳，使社會上的人都能明白集體經懺佛事度亡的利益，與個別經懺佛事是無二致的。不過，有錢人如願舉行個別的經懺佛事，仍可照辦。兩種方式可以分別舉行，並行不悖，使貧富各階層均可獲益，而無營業性之議。

以上二點，是積極性的改良。此外消極性的改進，就是要預先向做佛事的亡者家屬說明，切不可在寺院中啼哭。因爲我有時到寺院中去，偶而會聽到悼亡的哭聲，這樣會使人對於寺院發生不良印象，認爲寺院是不吉不祥之地，對於佛教也很不利，亦有注意的必要。

經懺佛事，是出家人主持的事。我是一個在家的人，豈敢干涉出家人的事，更萬不敢訓誨和尚。以上所述，只是善意的建設性建議，倘若各位大法師們，不因我及不上維摩而河漢斯言，則佛教幸甚，衆生幸甚矣。

兒童節

給小朋友的信

謝冰瑩



親愛的小朋友：

你們的節日又來到了，人生主編——你們的大朋友性如法師，要我給你們寫封信，說些什麼好呢？想了很久，沒有材料，方才突然一下就想到了，一件事，要和你們談談：

每年到了四月四日，你們都要放假休息一天，有的父母還要帶你們去看電影，買許多糖果給你們吃；這一天，真是你們最快樂的日子。小朋友，連我也在這裏替你們高興呵！

我太愛小朋友了，連我自己也回答不出為什麼年紀這麼大了，我還喜歡寫兒童故事，看兒童書籍；尤其愛看小孩或者動物主演的電影片子。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天真活潑的兒童是純潔的、可愛的。他們最坦白、最忠誠，心裏想到什麼，嘴裏就說什麼。他們沒有虛偽，沒有貪心，他們愛人類，愛動物。愛植物，愛一切玩具，換句話說，他們的愛是廣大無

邊的，他們的愛才真叫做博愛呢。

小朋友，今天我要和你們談的是怎樣永遠保持赤子之心？永遠保持你們的愛？

無論那一個，幼年時代的生活印象記得最深，也最清楚。例如小時候跟着老祖母在一塊兒，常常聽老祖母講故事，等到長大了，不但老祖母的印象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腦海裏，就連她講的故事，也永遠不會忘記的。

小時候的印象既然這麼深，我們就應該利用我們的記憶，來做許多事情。試看古今中外的許多名人，文學家、科學家、美術家、音樂家，都是他們年輕的時候打好了基礎的。基礎是什麼呢？正如蓋房子要先打好地基一樣，絕不能像那個商人，蓋房子從三層樓開始，怎麼可能呢？所以小朋友，小學這個階段，是你們打地基、建第一層樓的時候，你們的基礎打得越好，那麼由中學到大學，都會

一帆風順，絲毫沒有問題；假若基礎沒有打好，怎樣進中學進大學呢？

小朋友，我不但要你們打好學問做人的基礎；尤其希望你們，把這類最純潔、最熱情的心，永遠地保存下來，長大了，千萬不要跟着環境改變。從前有人說過，每個人在剛剛生下來時候，都是善良的；後來因為社會上有種種惡勢力在引誘青年，毒化青年；那些意志薄弱、認識不清楚的人，就很容易墮落了；但是頭腦清醒、意志堅強的人，是永遠不會改變他底思想的。

小朋友，看到這裏，你們也許要問：究竟要怎樣才能保持「赤子之心」呢？這很簡單，只要你時刻想到自己的心是最純潔的；你常常和小朋友保持友誼；常看小朋友寫的文章，那麼就是將來到了老年，也不會和兒童脫節，你永遠年青，你永遠有快樂！小朋友，我寫到這裏，郵差冒雨送信來了，我連忙去拿，原來不是信，是「小學生」和「小學生畫報」。好了，我要看畫報了，下次再談，祝你們有個快樂的兒童節！祝你們永遠是兒童！

謝冰瑩 寫於雨聲中

三、廿六夜

輓

李孟泉



吹你向西。

你悠情的嬉笑怒罵
你無端的痴狂太息，
在人生的劇場上

用盡了千方百計！

你走了

世界上

還是那麼喧囂，
還是那麼擁擠。

你這平凡的生命啊！
為甚麼

惹不起一聲嘆息

留不下一絲痕跡？

安息吧

孤寂的靈魂！

「禪心已作淤泥聚」

何必淚灑悽涼地？

且撥開千頭萬緒

隨着彌陀願主

早向西天歸去！

早向西天歸去！

碧海無垠念雙親

鄧文來



我愛戰地的風沙，淳樸的人們！
我愛在夕陽下料羅灣的海灘漫步！
夕暮的光影中，漫步於金黃色的沙灘，看海濤深處，時隱時現疾飛的鷗鳥；一艘艘漁舟，沐浴着絢麗的光彩，在耀目的波光中載沉載浮……這時刻，海灘上，圍聚着漁夫們的家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們歡呼，他們伸頸凝望……這情景，交織成一幅大自然與真實的人生愉悅底七彩油畫！

看着這幅瑰麗活潑的真實畫面，我的心靈溶進歡愉的

旋律中。但當夕暮的光影遠去，暮靄來臨時，我又有無邊的黯然！

因為，我是生長在湘江岸畔的孩子；童年的時候，每個落日的黃昏，二姐常帶我到江畔漫步。這是江畔美好的時刻，漁村裏，充滿着老年人溫情的微笑，飄蕩着少女青春的歌聲；江上，波光粼粼，漁帆點點；有時候，遇上漁舟歸岸，淳樸的漁人們，每每送給我一些他們用生命搏鬥得來的戰利品。而今，一別故鄉十年，戎馬倥傯，童年的舊夢已在遠去的歲月中消逝了。現在，我來到戰地，生活在漁村，看到這些漁人的歡笑，我想起故鄉；從那些滿船的螃蟹和黃魚，我深深地懷念起父親。

我父親是一個善飲者，更喜以螃蟹下酒。記得在故鄉的秋天，天剛朦朧亮，趕早市的漁人們，提着，挑着

小筐叫賣。父親一聽到叫賣聲，就在床上叫喚我或二姐三姐去賣；而且每次買都是買成筐成筐的。所以在秋天時候，對螃蟹那股味兒並不感興趣，後來，年齡大了，也跟父親學飲杯中物，我才領會到吃蟹的風味。
自三十八年離開家，一瞬十年，杯中物雖常飲，但對螃蟹却是很少吃到。在臺灣，雖然也有螃蟹賣，但少而且價錢賤人，非我這個身穿二尺五的人的囊中物能問津，只有望蟹流涎的味兒。去年九月，奉命開來金門，却意外地補償了我十年來的飢餓。因為金門是個盛產螃蟹的地方，且蟹肥大鮮美，吃起來比我們家鄉的還够味。

金門蟹每隻差不多都有一斤左右，價錢又便宜，每斤只要四五元。不過在金門吃蟹，不是故鄉的橘黃柚綠，而是冬季和春天。在這兩個季節裏，不但螃蟹多，而且是肉鮮蟹黃豐富的時期。因之，每次和友人持蟹對飲，我就會想起父親，更想起母親。

在家時，每次吃蟹，都是母親親自下廚，因為她做的蟹起來有一種特別的風味；而且方法很多，有烤的，蒸的，煮的……有時父親還有一種特別吃法，他揀上幾隻肥大的洗滌好，嘴中含有一大口酒，噴在蟹身上，使它活生生的醉死，配上薑、醋、香料生吃。

父親每次吃生蟹，愛在夕照下的院子裏，擺上一張圓桌，藤椅，坐在滿院盛開的菊花叢中；一手持蟹，一手擎杯，細嚼慢飲；他有時停杯凝望沉思，有時徘徊花叢低吟，有時喚我和二姐三姐坐在他身旁，撫杯而談詩論文；有些日子，他邀三五老友，品菊清談。在這些日子，我們姐弟三人便成了父親和他的老友們的侍童；斟酒、剖蟹，是我們三人的工作。但我們姐弟三人是喜歡服這種職務的。因為父親和他的老友們所談的，都是一些詩詞逸話，文學宗流，古今文人軼事。這些，我們在學校是很少聽到的，偶而老師也講點，然而沒有父親和他的老友們談來那麼有趣。我們聽着，好像是聽一個個傳奇的故事，談到一篇篇情節優美，悲喜交織成的小說。但有時也有使我們聽來茫然的事，那

是談論到古奧的佛學哲理，及某句詩中某個字的作用及出典；和某個作者該列入何種宗派的爭論。往往父親和他的老友們爭得面紅耳赤，揮手噴涎。然而這種爭論從未有不歡而散的事發生，爭論到極點時，我母親就會開聲而出說：「你們幾個老頭子吵些什麼呀！酒吃得不過癮是不是？來，我敬你們一杯。」或者端一盤烤蟹出來說：「換一換口味再吵吧！」父親和他老友們的爭論只要我母親一出現，就會化舌戰為哄笑而停止。
每逢這些日子，父親和他的老友們，總是要暢飲到夕陽西沉，繁星閃爍，月亮昇上樹梢的時刻，才能結束這一天的集會。……

這是一些難忘的回憶，每在夕陽西下的料羅灣海灘漫步，我就時常回憶這些；它們帶給我無邊的懷念，領我遨遊往昔歡樂的夢中。

一別故鄉十年，在共匪暴力統治下的家園，白髮蒼蒼的父母，是否健在人間，鐵幕深深，音信杳絕，我是無從知悉的。只有無邊的懷念，虔誠的祝禱，願白髮蒼蒼的雙親，能安然度過風燭殘年，忍耐着共匪統治下的艱苦歲月，等待王師北定中原日，遠遊的遊子歸去，重溫舊夢！

「父親呵！耐心地等待吧，你的兒子，現在已來到戰國的前哨海島，馬上就要回到你老人家的身邊了。」
送走海上落日，我向着碧波萬里的海洋低語。

刀斬不死的和尚

胡國偉

話說遠處的地方，有一個王國的太子，生性險惡，中了「貪瞋癡」三毒，竟然昧着良心，殺害父王，篡奪王位。他弑父後，精神常覺恍惚。一日晚上，突然見壁間有一和尚，露出半身，合掌作禮，他疑為鬼魅，心生恐怖，立即拔刀向其頸部斬去。不料和尚的頸項，堅如鐵石，刀斫不入，反彈落地，和尚則依然不動。篡位的國王，見和尚道貌嚴肅，態度安詳，並無惡意，知是神僧，便立即頂禮膜拜。

原來這位和尚，在很早以前，已是一個辭親學道的人，經過多年修行，得成阿羅漢道。不論前生或此生，凡是對他有恩惠的人，若果墮落三塗，他總是施展其神通力，盡行救拔，使他們離苦得樂，普濟有情。惟一的憾事，是他的母親在泥犁地獄中，尚未得濟度。他雖具慧眼，得以觀照地獄，却未能像摩訶目犍連那樣具大法力，仗佛神威，而入獄救母。和尚日夜思惟，廣求方便，務期解脫母親在地獄的痛苦。剛巧，他在禪定中，觀見邊境那位害父奪國的國王，知道他七日後當死，受罪的地方，正是泥犁地獄，與其母同。和尚暗自付道：「正好利用這個機會，教國王以一個方便法門，俾他死後與其母及地獄眾生同時得救。」

於是，和尚大演神通，來一個化身，深夜時分，像神龍見首不見尾那樣在王宮的牆上顯現。國王揮刀斬他

，若能專心念七日，念念相續不斷，死後便可仗佛力加持，得免於罪。」王由是一心稱念「南無佛」，七日不解。死後一靈不昧，神識清明，當他入泥犁獄門的時候，依然不忘念佛。佛法真的無邊，一聲「南無佛」，泥犁地獄即變成清涼世界，獄中罪囚，盡得脫出。這時，和尚再顯神通，為他們說法。和尚的母親及國王與泥犁獄中一切眾生，皆得超度，解脫地獄之苦。

本篇取材雜譬喻經原文錄後：

「昔有一人，辭親學道，得成羅漢。獨見其母在泥犁地獄中，未得濟度。其人廣求方便，期脫母苦。觀見邊境有王，害父奪國，七日後當死，受罪之地，與其母同。乃夜到王宮，於壁上顯現半身。王見而恐怖，拔刀斫其頸，刀即落地，而比丘不動。王知為神僧，叩頭謝過。比丘問王：『你害父篡國耶？』王答曰：『實然。』曰：『汝命祇餘七日，死入地獄，故來相告。』王即哀求救濟。比丘曰：『若大作功德，恐已來不及！王可但念南無佛，七日不絕，便得免罪。』王遂一心稱南無佛，七日不懈。死後神識清明，猶知入泥犁門，仍稱南無佛。泥犁即冷，一獄中罪囚，盡得脫出。比丘之母及王，與泥犁中人，皆得度脫。」

樂觀法師的來函

東初法師老兄：本月六日郵上航信一封，料已收訖？茲者，承寄來「人生」二月號二十五冊，今日始收到。

今天我應當告訴老兄的，就是上次贈送佛會那部藏經，該會當即擺設在「編印第六次佛經結集大會會場中，（大石窟中）與各國贈送法物陳列在一處，供國內外人士參觀，並且在藏經櫃上用編文寫上由貴館贈送中國大藏經全部字樣，可見該會重視這部藏經的價值，大石窟，乃是今日緬甸的新興聖地，數年前大陸偽政權捧來那顆假「佛牙」，也只在石窟中放置了七天，後來搬到戒壇去了，我們這部藏經從去年十二月搬設起，一直到現在，可見假「佛牙」敵不過真「藏經」，最妙者，大陸送該會的一部殘缺的「影印宋版藏經」，民國二十年編成與葉恭綽印刷的宋版藏經櫃子上却沒有標寫大陸偽佛協贈送字樣，這是很微妙的。目前，西藏抗暴戰爭的空氣，已經鼓動了全緬甸出家在家，佛子們的憤慨情緒，瓦城和仰光幾個大都市的佛弟子們，這半個多月來，不斷有熱烈同情的積極行動表示，後天（廿六日）仰光地區又有數萬佛弟子在大金塔上的示威運動，要說句強烈的話，可以說這幾年來我們對佛國所用

我的假期生活

——慕——

寒假，雖然已經過去很久了，但是，我不能忘懷這個忙碌的假期。它曾帶給我和大妹很多的苦樂，同時也給予我們很多經驗。

那是春節後不久，下女阿雲回家渡假一星期，家中燒飯煮菜的瑣事，輪到我和大妹身上。自母親去年過世後，平常

頭皮，肩負起燒煮的責任。

記得，開頭幾天，忙這忙那，真使我們手忙腳亂，笑話百出，也使我们怨言滿口……

每天，天剛拂曉，我悄悄地起床，上廚房起火生爐；頭兩天，火爐總跟我開玩笑，任您大力煽，總是烏煙

裊裊，很久很久，才使火舌慢慢上升，於是我把水壺放上燒開水，這時大妹也起床淘米，等水燒滾，再煮稀飯。乘這個時候，我們就去洗澡。稀飯煮好，買些醬菜油條，匆匆打發一頓早餐。接着就得整理房間，打掃客廳，看看手錶，差不多十點鐘，再才洗手上香，向觀世音菩薩及慈母禮拜。

大妹和我最討厭上菜場買菜，因為菜場的四週，亂嘈嘈的；尤以稀爛的泥地，腥臭的氣味，真是討厭極了。連日來門前的菜販，最歡迎我們與他交易，因為大妹和我從未與他們計較斤量與價錢，但每天為著配菜，也搞得我們頭昏腦脹。

我認為上午從菜場回家，到午餐前這一段時間，是最忙的了，既要淘米、洗菜、煮飯、還得炒菜，煮湯，而最傷腦筋的是炒菜了。一次，油在鍋子裡沸了起來，大妹遲遲未將菜放下，幾乎將鍋底燒穿。我和大妹是輪流炒菜，相互幫忙，所以一頓午餐，總有兩種菜味，鹹甜參半。鹹的菜一定是我的拿手，較甜的一定是大妹的傑作。大妹的菜常常回鍋，她有時總忘了放鹽，回鍋時才調味加鹽，常使父親及姊妹們噴噴稱道的。不過，大家都很捧我們的場，雖然有時飯焦菜苦，大家都仍舊儘量多吃些。而我和大妹更不時各自陶醉一番自己的「高明烹調術」。以多吃飯，多嚼幾口自己

的菜而得意。夜晚臥睡時，回憶白天的優勤，倒也怡然自樂。

更有一天中午，大約一點鐘左右，我正在廚房中大忙特忙，拿了鏟子，在炒冬筍豆干和菜心，父親及弟妹正引頸伸頸的等我開飯，我被他們催得直慌，拿起鹽當糖放一些調味，再加些我以為的鹽「糖」下去，正在緊張慌亂中，有朋友來找我，乃急急的盛入碗中，隨手抹了頭上的汗珠，倒履相迎我友。寒暄後，他忽然哈哈大笑，我正莫名其妙，他的神經不正常，他拿了一面小方鏡給我一看，才發現自己變成了黑白相間的大花臉，滿手油污，一身狼狽相，我正在尷尬難堪間，弟弟跑來告訴我，菜炒得甜了不能下嚥，我的朋友笑得更厲害了，我也跟着哈哈大笑。

下女回家的前夕，我們的烹調術已大有進步，父親欣慰大妹和我，特別誇獎一番，覺得我心中驕驕然，晚上更被父親誇獎我和大妹電影一場。阿彌陀佛，下女阿雲次日終於回來了，我和大妹也將此重任移交給她，也正好學校開學上課了。

現在，我和大妹已不再為沒人燒飯煮飯而煩惱，我們自信這個忙碌的假期，帶給我們足夠的烹煮技術與經驗。雖然，那段忙碌的日子，很緊張，很苦，但是我依舊嚮往那些忙碌的日子，它能帶給我們很多的日常生活經驗。

的工夫，不算白費，老兄送的這部經，也不算白送。寄來廿五冊「人生」刊，算來還是不夠分配，緬甸寺廟方面有很多人要看這本雜誌，如果二月號「人生」刊物還有存餘，請再寄一、二十冊前來，愈快愈好。

又，閱報見中佛會有組團慰問達賴喇嘛之舉，如果能成事實，亦可順便來緬訪問，但事先必須由貴館逕向緬佛聯會徵詢意見，因為中佛會是一行政機構，其次，是貴館已經與緬佛聯會有了交往關係，說話比較方便，不落痕跡，未知兄意云何？上星期，瓦城方面又有五千比丘示威，後天，仰光地方又有加幾倍的和尚居士示威，（我們貴國僑僧却充耳不聞無動於中）看來，這一個多月來，全世界的情況，也只有緬甸的鏡頭最生動了。我小弟在上星期也湊湊熱鬧助助自由中國佛教聲威，寫了一篇八千五百字的長文，題目：「對西藏抗暴戰爭的認識」，由自由日報用社論版位一連刊登四日，後天這個數萬人的示威大會，是由亞洲反共同盟緬甸分會主席德欽巴盛策動起來的，各僑團都受邀請參加，小弟亦在邀請之列，我預備這次示威運動會過了之後，把這一個多月來緬甸情形寫一篇有系統的報告自由中國佛教同道，這也看我的情緒如何，但不能決定。勿頌

弟 樂觀合十

大專學生研讀佛書心得報告

本刊受託贈送

去冬各佛刊將佛說八大人覺經贈送各大專學生研讀後，曾紛紛提出心得報告。其中以臺大張尚德、史作樞、范進福、張泰隆；師大吳怡、林東山、蔡炳枝；農學院歐陽鵬；法商學院許仁舉；淡江許信傑及東大王驥、林玉明諸同學之作品甚為傑出，計共十二篇，業經印成專集於本月初散發各同學參閱。該報告內容說理頗為透澈，為教內外人士所讚賞，曠為觀止。茲本刊受委託轉贈該書，



惟本數不多，仍照中佛會廣播組辦法，每兩位同學贈一冊，希將就讀校院系科及姓名以明信片告知本社，當即按址寄送，先索者先寄，以贈完為止。

獎勵大專同學撰寫廣播詞

中佛會廣播組徵稿

中佛會廣播組自創辦「佛教之聲」，迄今已閱五載有半，從未間歇一天；每日均請各方大德主講，由北、中、南部六家廣播電臺每晨播送各種節目；惟青年同學尚少參與，故該組擬定有關人間佛教的五項課題，徵求同學撰寫講詞，每篇限二千二百字，如入選者第一名獎金五百元，第二名四百元，以次遞減一百元，至第五名以迄第十名各一百元。又前五名請由中佛會於明年佛誕慶祝大會各頒獎旗一幀。投稿方法須先送任何一佛刊先登載，然後再剪下封寄臺北市中正路中國佛教會廣播組評審名次發表，歡迎各同學踴躍及早投稿。又凡內容意義大

致雷同者，該組將以先在佛刊登出之作品入選，後登者不予採納云。

臺大王同學在佛誕慶祝大會

發表演說一鳴驚人

臺大同學王尚義於四月八日在臺北新公園舉行約五萬餘人參加之佛誕慶祝大會「來賓致詞」時，發表五分鐘的簡單演說，題為「我對佛教的看法」，語語精闢動人，博得臺下掌聲如雷，歷數分鐘，俱嘆「後生可畏」！他大聲疾呼：「佛教替我們指出了一條真實確切的解脫之道……解一切慾的執着，脫一切苦的纏縛……進入人生幸福的最高境界！」他最後更強調：「嚴格說起來，所謂出世和入世的精神實際上是一體二用，不可分開的。一個人在心性上愈發露出光明，便愈感到他對世界人類所負的責任。因此我們虔誠的希望，快把佛教廣播傳揚，普及大眾，必能給我們人類帶來至高無上的幸福……」。講稿全文另刊演講欄，右為當日記者替王同學所攝的影片，背景是新公園大會場的主席臺。



圖片為王尚義同學在佛誕會上演講姿態

大同工專林校長

以佛學名著贈送同學

臺北市大同工業專科學校校長林挺生氏，向對

佛學提倡，不遺餘力；此次聞大專各校優秀同學發表研讀佛學心得報告，大表歡喜！特於日昨囑協志工業振興會出版之「人生之解脫與佛教思想」六十冊送交中佛會理事周宜德氏代為轉送有志學佛之同學，並盼將來亦提出心得報告。現聞廣播組亦規定每二位同學用書面向中正路中佛會函索即寄云。

大專信佛同學郊遊

中華佛教文化館

本市臺大、師大、政大、法商、東吳及工專等校熱心佛學之同學數十人，聯合發起於五月十日前往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參觀，午前並致請佛學權威名教授巴聖天氏講演（講稿在本期另欄刊出），中午由今日佛教社發心設齋招待同學，以示慰勞。午後並舉行自由討論，及赴附近法藏寺等處郊遊。

大專同學舉行座談會

建議籌組學佛青年中心

大專同學於四月十九日下午六時假普善寺舉行第二次座談會，由中佛會理事周子慎居士主席，計到同學臺大喬健、張尚德、史作樞、王尚義；師大巫文芳、莊清吉、吳怡、林東山；法商許仁舉、陳興春、侯金沐、黃慶熊；海專蔣銘等；與列席演講法師，李添春教授及李用謀居士等十餘人。首由周氏致詞後，即介紹演說報告此次代表我國出席本屆日本舉行佛誕慶祝會經過。演師強調日本佛教青年多於老年；並謂大乘佛法最適用於青年修學，甚至可稱大乘佛教為青年人之佛教，使諸同學聞之大為激動，均報以熱烈掌聲。周氏繼請李教授致詞，李氏報告日本大學研究佛學風氣極盛，有因提出佛學論文而得學士、碩士乃至博士者；且最近他們多被聘請往美國講學或任教。我國實亦有提倡青年學佛的必要云。嗣各同學均踴躍發言，建議要案甚多：其中最重要者為臺大張同學建議大專同學應籌組學佛青年中心，互相砥礪品學。又王同學建議舉

— 27 —

尤利接引初機，特為鄭重介紹，希讀者留意及之。

人生雜誌社啓

朱橋著「法雨」預約啓事

佛教青年作家朱橋居士，新著「法雨」小說集，預定七月一日出版。

「法雨」小說集是包括八個短篇小說，每一篇均有寓意深長的主題；每一篇均有曲折感人的故事；每一篇均有細膩生動的描寫；每一篇均有純樸幽美的風格。實為值得一看的佛教文藝小說。

封面設計美觀，印刷裝訂大方。

每冊定價新臺幣拾元，港幣貳元伍角。預約新臺幣陸元，港幣壹元伍角。即日起開始預約至六月底止，七月一日出書。預約請撥臺北中正路善導寺「今日佛教」一三五五〇帳戶。

徵求附印五會念佛唱片啓事

一、原片係經觀本大師指導香港東蓮覺苑佛學社聲德班學員合唱由美國勝利唱機公司製片現已無法購買。

二、經商臺北市內江街五洲唱片公司翻製模片十吋盤七十八轉加印一片新臺幣廿元。

三、五會念佛為唐法照法師所創聲調微妙每片由讀佛偈起接念六字及四字佛號由緩而急至四句連向偈止圓滿正反兩面可念世分錄自修共修助念均可放用。

四、如承附印請書明姓名住址片數函寄本團總務組（臺北市善導寺朱子占居士收）登記俟有成績再行通知繳款定製。

美國佛教之友協會

痛責中共在藏行為

華盛頓佛教之友協會，已嚴厲痛擊中共之轟炸及砲擊西藏的佛教寺院，以及解散西藏政府，拘捕西藏政府官員的舉動。該協會乃是對研究佛教及佛教哲學有興趣的人士所組成的。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四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警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該協會在其所發表的一項聲明中說：「中共種種行動，已使所有講人道及愛自由的人士所震怒。我們深切同情西藏人民，爲其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之受威脅所從事之抗暴行動。西藏的佛寺，對於千萬萬的佛教信徒，以及大部非佛教人士，都神聖視之。他們的喇嘛，乃是無價的精神遺產防護者。這種精神遺產，凡是瞭解它的人，都是非常尊重的。沒有這種精神遺產的智慧，一切物質上的進步，都是不能減少人類的痛苦，或使他們得到自由幸福的。西藏人民和他們的政府，與世無爭，他們並不想征服或威脅任何其民族，一切侵犯人權的野蠻行動，只有中共蒙恥及丟臉罷了」。

星洲佛教信徒

籌辦女衆佛學院

星洲佛教信徒爲籌辦女衆佛學院，特於三月十日召開籌備大會，到有覺真、妙理、法權、普衡、達慶、達戒、煥然、淑芳、寶光、德榮、馮祺、永兆、亞德、畢俊輝、陳心平、林達堅、黃達月、梁達慧、梁達施、羅達宜、而達賢、文慈說等僧俗佛徒數十人，並選出籌備委員覺真、畢俊輝等廿五人，負責進行籌備事宜。該籌備委員會於十二日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一切應行事宜各界響應者甚爲踴躍。聞院址設在直落古魯六六號菩提閣若內。

臺北新竹佛教人士

倡設廣播電臺

臺北及新竹佛教人士南亭老法師、勝光法師、董正之、李恆鉞、許繼文、周炳煌、曹鐵善、翁同倫、蔡永業、劉錄珍、關世謙居士等倡設佛教廣播電臺於新竹，特於三月十五日假竹市永修精舍召開籌備會，公議電臺以法音命名以弘揚佛法爲主，兼亦提倡家庭倫理教育，匡正社會風氣。開辦資金定爲二十萬，共分二千股，每股一百元，決以股東方式公開由發起人及各地大德發心認股。籌備已獲順利進行可望在最近即可開始播音。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五期

發行人：東

主編：性

經理：鍾

時明初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編輯部：新北投國雅路一巷五號

外國分社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楊

美國：知

檀香山：祖

乘

今

承印者：宏昌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桂林路一〇六號
電話：三〇一六二

本刊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

（港幣六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打款

三、本刊劃撥帳號爲「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新臺幣參元